

傅東華編著

復興高級中國
學教科書

文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傅東華編著

復興高級中國
學教科書

文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47064B)

高級中學用

復興教科書 國文六冊

第二冊定價大洋壹元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編者 傅東華

主編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國文第一冊

編輯大意

- 一 本書遵照民國二十二年教育部頒行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編輯，與拙編復興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銜接，計共六冊，供高級中學國文精讀及習作教材之用。
- 一 本書精讀選文一律用四號字排印，每分冊分十八週，依內容難易及分量輕重，每週支配一課至三課，備精讀三小時內講授。
- 一 本書每精讀課後，仍依拙編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體例，備列「作者」、「注解」及「暗示」三項，唯爲多留學生自學地步起見，凡字義、詞義、人名及其他典實，爲普通工具書籍（以辭源爲標準）中所易檢得者，即一概不加注解；其爲普通工具書籍所未備或未詳者，則均查據本源或名家注本，一一備列。

一 本書於每單數週備文章作法一課，（用五號字排印，）供作講授文法，修辭學，及辯論術之教材，於習作時間內用之；每雙數週備作文練習一課，擬就文題，翻譯題，及其他練習材料，以供採擇，

第一二册編製說明

一 依課程標準教材大綱第一項第一目之規定：「選用教材，第一學年以體製爲綱；」又實施方法第一項第一目之規定：「第一學年對於體製之講授，應注意其特徵及作法。」故本書第一二兩册精讀選文，以能代表或說明各種體製爲標準，而各篇所附暗示亦即着重在此點。又按國文諸體製之性質及流別，第一册側重詩歌史傳諸體，第二册側重議論書說諸體，而以應用文件與各體性質近似者依類隸屬之。

一 依課程標準教材大綱第二項之規定：「文章作法包括文法，修辭學及辯論術等，在習作時間內授之；」又實施方法第二項第一目第一二兩節之規定：「文法應注重語體文與文言文之異同；古書上文法特例，亦應分別說明，以爲學生讀解古書之助；」「修辭學應注重文章之組織與體

製……」故本書第一二兩冊繼續初中講完文言文文法及古書上文法特例修辭學則先講關於文章體製部分，以兩者穿插排列，並與精讀選文作密切之聯絡，以期理論與實例可收相互發明之效。

一 本書關於文法部分，多取資於楊樹達先生之高等國文法，雖體系小有出入，而得力甚大，謹此誌謝。

編者識 二十四年一月

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國文第二冊

目次

第一週

一 涉江(屈原).....一

二 弔屈原賦(賈誼).....五

文章作法一 古介詞用法.....八

第二週

三 登樓賦(王粲).....一五

四 蕪城賦(鮑照).....一八

作文練習一.....二一

第三週

五 莊辛說楚襄王(國策)……………二二

六 進學解(韓愈)……………二六

文章作法二 辭賦……………二九

第四週

七 學記(禮記)……………三七

八 勸學篇(荀子)……………四五

作文練習二……………五一

第五週

九 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嵇康)……………五二

一〇 問辯(韓非子)……………五五

一一 韓非論(蘇軾)……………五八

文章作法三 古連詞用法……………六〇

第六週

一二 申法(蘇洵)……………七一

一三 非命(墨子)……………七五

作文練習二……………八三

第七週

一四 興說(黃永年)……………八三

一五 釋風(龔自珍)……………八七

一六 辨似(章學誠)……………八九

文章作法四 論辨文……………九三

第八週

一七 模擬(史通)……………九九

一八 物色(文心雕龍).....一〇八

作文練習四.....一一一

第九週

一九 詩譜序(鄭玄).....一二二

二〇 愚谿詩序(柳宗元).....一一五

二一 讀李翱文(歐陽修).....一一八

文章作法五 批評文.....一一九

第十週

二二 送徐無黨南歸序(歐陽修).....一二五

二三 送董邵南序(韓愈).....一二七

二四 送別詩六首(李白).....一二九

作文練習五.....一三一

第十一週

二五 黃歇說秦昭王(國策)……………一三二

二六 樂毅報燕惠王書(國策)……………一三七

文章作法六 古形容詞用法……………一四一

第十二週

二七 致明閣部史可法書(多爾袞)……………一五〇

二八 復多爾袞書(史可法)……………一五四

作文練習六……………一五八

第十三週

二九 賜南粵王趙佗書(漢文帝)……………一五八

三〇 讓縣自明本志令(曹操)……………一六一

文章作法七 古文詞類之通假……………一六七

第十四週

三一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王安石)……………一七五

作文練習七……………二〇三

第十五週

三二 祭王回深甫文(王安石)……………二〇三

三三 祭田橫墓文(韓愈)……………二〇四

三四 湘君與湘夫人(楚辭)……………二〇五

文章作法八 告語文……………二〇九

第十六週

三五 詞七首(無名氏等)……………二一八

三六 詞四首(蘇軾等)……………二二〇

作文練習八……………二二三

第十七週

三七 曲小令四段(關漢卿等).....二二四

三八 曲散套一套(馬致遠).....二二六

文章作法九 詞曲.....二二七

第十八週

三九 趙氏孤兒第二折(紀君祥).....二三四

四〇 牧羊記望鄉(無名氏).....二四四

作文練習九.....二五一

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國文第二冊

第一週

一 涉江

屈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

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

日吾將濟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予馬兮山臯，邸予車兮方林。

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朝發枉陬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入澗浦余儻侗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獫狁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

身。

亂曰：

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作者

屈原，名平，戰國時人，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王甚任之。同列大夫妒害其能，共譖

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褻，憂心煩亂，乃作離騷，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是時，秦昭

王使張儀譎詐懷王，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

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

淵，自沈而死。汨淵卽汨羅淵。又謂之屈潭，由汨羅二水合流而成，在今湖南湘陰縣北，西流入湘。

注解

○涉江爲九章之一。朱熹集註：「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

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依王逸楚辭註次序，九章篇目爲惜誦，

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王逸註涉江云：「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

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蔣驥山帶閣註：「涉江，哀郢，皆頃襄時放於江南

所作。……涉江從鄂渚入淩浦，乃自東北往西南。」○「陸離，」劍低昂貌。（王逸。）○「明月，」

珠名。「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曰明月。（王引淮南子注。）「寶璐，」美玉也。○「玉英，」玉之英

精。「英」讀如「央。」⑤「南夷，」謂楚國。⑥大江與湘水。蔣驥註：「濟江湘者，原自陵陽至辰淩，

必濟大江而歷洞庭也。按湘水爲洞庭正流，濟洞庭卽濟湘也。⑦「欸」音哀，歎也。「風」讀如

波也。⑧「邸」舍也。（王。）方林地名。⑨「吳榜」船櫂也。「吳」是「艤」之借，船也。「汰」水

波也。⑩「疑滯」同疑滯，留落也。「滯」讀如疇。⑪「枉陬」辰陽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

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陬。」（朱註引。）按辰陽楚地，以在辰水之陽，故名。故城在今湘

南辰谿縣西。⑫「儻徊」同遑迴。王註：「遑，轉迴，旋也。」⑬「桑扈」卽莊子所謂子桑戶。或疑論語所

謂子桑伯子，亦是此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此卽裸

行之證也。（朱）⑭「伍子」謂吳相伍員子胥也，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江。⑮

「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己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王）⑯「重

昏」謂重復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朱）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國語云：「其

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王）⑱「露」暴也。「申」重也。叢木曰

「林」，草木交錯曰「薄」。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

顛墜也。（王）⑲「腥臊」臭惡也。「御」同也。「薄」附也。言污賤並進，而芳潔不容也。（朱）

⊕「陰」臣也；「陽」君也。（王）一說：「陰」謂小人，「陽」謂君子。（朱）

暗示 「這篇表現兩種不同的情緒。這兩種表現都是很真切的：我們讀了前半篇，便覺得活現一個『慨當以慷』的人；我們讀了後半篇，便覺得活現一個『憂讒畏譏』的人。尤其可使我們驚奇的便是，他竟能把這兩種絕端相反的情緒容納在一篇裏，毫無牽強的痕跡。九章中能做離騷的『接武』的，只此一篇而已！」（陸侃如屈原，頁八七。）

二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
生；
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
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躄⊖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
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駮蹇驢兮。驥垂

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④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諄^⑤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⑦九淵之神龍兮。沕^⑧深潛以自珍，偈^⑨螻蛄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⑩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⑪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⑫兮，遙增擊^⑬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⑭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賈長沙集

作者

賈誼，漢洛陽人。文帝聞其名，召爲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納用其言，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

之屬毀誼年少初學，顯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帝亦疎之，以爲長沙王太傅。三年復召以爲梁太傅，數問以得失，多欲有所匡建。數年，梁王騎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死時年三十三。有著述數十篇，後人編爲賈長沙集。復有新書，今傳十卷。傳在漢書四十八。

注 解

○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沉汨羅已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

自喻。（朱熹楚辭集註） ①「嘉惠」謂詔命也。 ②「埃」古俟字。「埃罪」待罪也。 ③「仄」

古側字。 ④「湛」古沉字。 ⑤「罔極」已見第一冊第五課註五。 ⑥「闕茸」下材不肖之人。

⑦「植」立也。 ⑧「隨」下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 ⑨「跖」秦

之大盜，躡莊躡楚之大盜。 ⑩「默默」不得意也。「生」謂屈原，言其無故而遭此禍也。 ⑪「幹」

音管，轉也。 ⑫「康瓠」瓦盆底也。 ⑬「章甫」冠名。「薦」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故漸不可

久也。 ⑭「諄」告也，卽亂辭也。屈原離騷末章「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⑮「縹縹」輕舉貌。 ⑯「襲」覆也，猶言察也。 ⑰「洑」（音味）潛藏也。 ⑱「偈」（音面）

背也。 ⑲「蟪」（音梟）「獮」（音闌）皆水蟲害魚者。 ⑳「蝦」「蛭」「蠖」皆水蟲之小

者。言龍自絕於蟪獮，況肯從蝦與蛭蠖乎？ ㉑「般」反也，一說般桓不去也。「紛紛」構讒意也。「郵」

同尤。言般桓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爲之故，不可尤人也。（文選李善註） ㉒「細德」謂苛細之

人。「險徵」謂險阨之證。「徵」漢書作「微」依文選改。 ㉓「增擊」高高上飛意也。「增」一作

「曾，」重也。⑤「鱸，」大魚，無鱗，口在腹下。

暗示 騷體不但有特殊的音調，且有特殊的內容。賈誼的遭際和屈原的相彷彿，所以這篇自喻的賦和騷體不僅音調相似，就是內容的情感也能相似。

文章作法一 古介詞用法

各詞類之中，文言和口語在詞彙及用法上顯有差別的，除助詞，代名詞和動詞三類已在第一冊逐一說明外，其次就要挨到介詞。

文言的介詞也可跟口語的介詞一樣分作「時地」、「原因」、「方法」、「領攝」四大類，（見復興初中國文教科書第二冊習作十九）但這四類不過是一種極粗的分法，往往同是一個時地介詞，却含有細微的異義，例如「於」字，在下列各例中所表的意義各有不同：

陳湜等於八月克之。（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表動作之時間。）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中山狼傳）（表動作所在之地。）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蘭亭集序）（上「於」字表動作之

對象，下「於」字表動作之所從。）

又同一介詞可以兼屬各類，例如「于」字，在下列各例句中是兼屬三類的：

鳳凰翔于千仞兮。（弔屈原賦）（屬於時地介詞。）

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蕞路藍縷以啓山林。

（左傳宣十二年）（兩「于」字皆同「以」字義，屬於方法介詞，今稀。）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萬章上）（「于」同「爲」，屬於原因介詞，今稀。）

現擇文言中最普通的三個介詞各示用例*如下：

於

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越州趙公救菑記）（表動作之時間。）

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同上）（表動作所在地。）

* 以下舉例儘量從本書及復興初中選文中採取，其爲已讀選文所無者則取之他書。凡自己讀選文採取之例，均僅舉篇名。

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表動作之所從。）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同上）（表動作之所向。）

（以上屬時地介詞）

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同上）

（表動作之原因。）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弔屈原賦）（表被動。）

（以上屬原因介詞）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阿房宮賦）（表比較。）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孟子）

公孫丑）（表兩方之關係。）

（以上屬方法介詞）

以

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蘇武傳)(表時間。)

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野廟碑)(用同「於」表時間。)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漢書西南夷傳)(用同「由」今稀。)

富以其隣。(易小畜九五)(表連及，今稀。)

(以上屬時地介詞)

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瀧岡阡表)(表動作之所因。)

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謝玄淝水破秦之戰)(用同「因」。)

(以上屬原因介詞)

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同上)(表所用。)

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同上)(表所具。)

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瀧岡阡表)(表資格。)

主人以賓揖。(儀禮鄉射禮)(用同「與」今稀。)

(以上屬方法介詞)

爲

君不如令敝邑陰合爲秦(西周策)(用同「於」今稀)

(以上屬時地介詞)

爲此，將無歸。(世說新語)(用同「因」)

其文不當爲先生之所唾。(陽曲傅先生事略)(表被動)

(以上屬原因介詞)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礪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逍遙遊)(表所助)

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韓詩外傳)(用同「與」今稀)

(以上屬方法介詞)

在位置上，文言介詞也有跟口語介詞不同的地方。在口語，介詞的位置恆必在一個名詞或與名詞同性質的詞類之前，所以介詞又名爲「前置詞」(只領攝介詞除外)；在文言，則介詞可以倒裝

於所介的副位之上。例如：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左傳僖九年）

諺所謂窒於怒而市於色者，楚之謂矣。（同昭十九年）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孟子離婁下）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語先進）

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左傳昭十五年）

康公，我之自出。（同成十三年）

又文言中一部分介詞，爲求句子簡練起見，往往被省略，尤以「於」「以」兩詞被省略時爲多。例如：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弔屈原賦）（省「於。」）

或取諸懷抱，□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蘭亭集序）（省「於。」）

□劍斬虞常已。（蘇武傳）（省「以。」）

其池塘竹樹，兵車蹂殘，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洛陽名園記（省

「爲」）

習題

試就下列句中「以」「爲」各詞指出那幾個是介詞，並說明屬於何類：

(一) 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

(二) 衛太子爲江充所敗。

(三) 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

(四)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

(五) 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

(六) 子爲父死，無所恨。

(七) 文以五月五日生。

(八) 許子以釜餽爨，以鐵耕乎？

(九) 物深潛以自珍。

(一〇) 鸞鳥鳳皇，日以遠兮。

(一一)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一二) 山高峻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一三)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一四) 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躄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

(一五) 爲天下興利除害。

(一六) 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

第二週

三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

通浦兮，^①倚曲沮之長洲；^②背墳衍^③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④北彌陶牧，^⑤西接昭邱；^⑥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⑦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⑧憑軒楹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⑨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迴兮，川既漾而濟深。^⑩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淚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⑪鐘儀幽而楚奏兮，^⑫莊烏顯而越吟。^⑬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惟日月之逾邁兮，^⑭俟河清其未極。^⑮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惟匏瓜之徒懸兮，^⑯畏井渫之莫食。^⑰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⑱以求羣兮，鳥將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慳惓。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而反側。

作者 已見第一册第一課註三。時避亂依劉表於荊州，登當陽縣城樓，懷歸作此。

注解

○漳，水名，源出湖北當陽縣西北，荊山東南，流入當陽，會於沮。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沮，水名，源出湖北保康縣西南，與漳水會，又東南經江陵縣入江。○水涯曰「墳」，下平曰「衍」。

○水岸曰「皋」，下濕曰「隰」。「沃流」，水之灌溉者。○「彌」，終也，謂終極也。郊外曰「牧」。

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塚。○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紀」，十二年。○「任」，當也。○

荊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北。○「漾」，水長也。「濟」，渡也。○論語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左傳成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鐘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

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音，不忘舊也。』○史

記陳軫傳：「昔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

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

「中謝」，侍御之官。○書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疏：「逾，益邁，行也。言日月益爲疾行。」○

左傳引逸周詩：「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論語陽貨：「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

也。⑤易井卦：「井渫不食，爲我心恻。」疏：「渫，治去污穢之名也。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而猶不見食，

如人修己全潔，而猶不見用也。」⑥楚辭抽思：「狂顧南行。」註：「狂，猶遽也。」

暗示 一段寫近景，歸束到「雖信美而非吾土」的感想。二段寫遠景，係從「悲舊鄉之壅隔」

一句出發。三段寫晚景，直接引出「心悽愴以感發」一句，便是全篇的基本觀念。

四 蕪城賦①

鮑照

瀾池平原，②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③雁門。④柂⑤以漕渠，軸以崐崗。⑥重江
複關之隩，⑦四會五達之莊。

當昔全盛之時，⑧車挂轄，⑨人駕肩，塵閉撲地，⑩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鎗利銅
山。⑪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剗濬池，圖修世以休命。是以
版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⑫高五嶽，袤廣三墳，⑬峗若斷岸，蠱似長雲。製磁
石以禦衝，⑭糊頰壤以飛文。⑮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

⑤ 竟瓜剖而豆分！

澤葵④依井，荒葛冒塗。壇羅虺蜃，⑤階門麇貙。⑥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餓鷹厲吻，寒鷗嚇雛。⑦伏虢⑧藏虎，乳血飡膚。崩榛塞路，崢嶸古墟。⑨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⑩霜氣，蔌蔌⑪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⑫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⑬既已夷，峻隅⑭又已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若夫藻扃黼帳，⑮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⑯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⑰魚龍爵馬之玩，⑱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⑲爲蕪城之歌。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作者 鮑照，字明遠，南北朝東海人。仕宋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

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璜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後璜敗，為

亂兵所殺。有鮑參軍集。宋書五十一有傳。

注解 ①登廣陵故城作。宋孝武時，臨海王子璜有逆謀，照為參軍，隨至廣陵，見故城荒蕪，乃漢吳

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滅，照因賦其事諷子璜。（六朝文絜許榘評。）一說：世祖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

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急誅城內男丁，以女口為軍賞。照蓋感事而賦也。（文選評。）①「瀾」音

弭，相連漸平之貌。「迤」邪也。「平原」謂廣陵。②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崔豹古今注）④「施」引也。⑤謂廣陵之鎮，類車軸之轉輪也。⑥南臨二江，故曰「重江」。

⑦謂漢時。⑧「轄」音衛，車軸。⑨「塵」民居區域。「閭」閭也。「撲」盡也。種物皆生曰「撲

地出」。⑩漢書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⑪「格」

度量也。⑫「三墳」舊說未詳。田藝蘅云：「兗州土黑墳，青州土白墳，徐州土赤墳，此三州與揚州

接。」⑬三輔黃圖：「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⑭「頽壤」赤土也。「飛文」言文采流

動如飛也。⑤廣陵郡城，吳王濞所築，歷漢、魏、晉三代，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⑥「澤葵」，芹類。⑦「虺」，音卉，小蛇也。「蝥」，同域，短狐也。⑧「麀」，同麋，麀也。「鼯」，音吾，飛生也。⑨口拒人曰「嚇」。莊子秋水：「鴟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⑩「魃」，古暴字。一說是「魃」字之誤，白虎也。⑪「魍」，同達。⑫「稜稜」，嚴霜貌。⑬「蔌蔌」，風聲勁疾之貌。⑭「坐飛」，無故而飛也。⑮「通池」，城壕也。⑯「峻隅」，城隅也。⑰「藻扃」，扃施藻繪也。「黻帳」，帳爲白與黑之色。⑱「璇淵」，玉池。「碧樹」，玉樹。⑲楚辭招魂：「吳歛蔡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⑳漢書西域傳贊：「作曼衍魚龍角觝之戲。」「爵馬」，同雀馬。㉑「命」，名也；「操」，曲操。

暗示 一段總寫形勢，二段極寫盛時，與三段作對照。四段復寫盛時，只用最後二句反面托出「蕪」字。最後用「共盡兮何言」一句作結，使全篇的描寫收得悲劇的效果。

作文練習一

任作下列命題之一（在課室內）

(一) 譯登樓賦全篇爲語體散文。

(二) 劫後的瀋陽 (新體詩一首)

(三) 屈原和賈誼 (關於兩人比較感想)

(四) 春望 (試擬騷體作抒情短文)

第三週

五 莊辛說楚襄王

國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

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

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

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⑤ 襄王流揜於成陽。⑥ 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

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

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童子，方將調飴膠絲，⑦ 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⑧ 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⑨ 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⑩ 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颻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濬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剗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乎子發方受命於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於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於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己乎隄塞之外。」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注解

○莊辛，楚人，莊王之後。襄王，卽頃襄王，參看第一課作者事略。○皆楚之寵幸臣。『輦從』

謂輦出則二人從之。○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置南郡；二十二年，秦拔巫，置黔中郡。○『流』

奔走；『揜』覆也；謂自匿。成陽，楚地，屬汝南。○『騶』，廐御也。○『飴』，米蘖所煎，調以餌之，又施

膠於絲以繫之。○『嚼』，啄也。○一本作「以其頸爲的」，「招」有「的」之義。○『謂以爲饌

也。○『葭』，同菱，芰屬。「衡」卽荇，水草也。○『濬』，石可爲鏃者。「虛」，黑弓。○『劉』，（力弓）

利也。「礪」，同礪。○『扞』，同隕。○高蔡，卽上蔡。○子發，楚大夫。靈王，楚君。左傳昭公十一年：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食所封之祿。○「方」，四方；「金」，其所貢也。○穰侯，秦將。

秦王，秦昭王也。○「填」，兵滿也。○罪，同郢，古縣名，有塞，卽今河南羅山縣之清平關。

暗示 這篇具有辭賦體的兩種特質：一是「諷諭」，就是譬喻的作法；二是「鋪陳」，就是層累

而進的章法。又賦體有幾分近似小說，也可從這篇看出來，所以姚鼐也曾說：「楚人以弋說襄王，及莊

辛篇（就是這篇），此與漁父，宋玉對楚王，東方客難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褚先生，劉子政悉載敘

之，以爲事實，爲失其旨矣。」

六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㊸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宄不見治，^㊹命與仇謀，取敗幾時。^㊺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㊻榑櫨侏儒，^㊼椳闌扂楔，^㊽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㊾牛溲馬勃，敗鼓之皮，^㊿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㊽爲妍，卓犖^㊾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㊿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

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之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昌黎先生集

作者 已見第一册二十六課。元和七年，愈再爲國子博士，自傷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此自嘲。

注解 ①「隨」，因循也。②「峻」，同俊。③「玄」，幽深之義。④「張皇」，張大而發揮也。

⑤揚子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⑥「周誥」，謂尚書周書大誥，酒誥，康誥，洛誥等篇。「殷盤」指殷書盤庚三篇。

⑦「葩」，華也；謂義正而辭亦華美。⑧見第一册三十一課註七。⑨「宄」，音勇，散也；謂處間散而不足見其才。⑩言失敗時多。⑪「采」，音茫，棟也。「桷」，方椽。

⑫「構」，音博，短柱。「櫨」，今之斗拱。「侏儒」，上短柱。⑬「椳」，戶樞。「闔」，門限。「扂」，音忝，戶牡。「楔」，音

屑，門兩旁木。⑭四者皆貴藥。⑮三者皆賤藥。「敗鼓皮」，主治毒蟲。⑯「紆餘」，作緩態者。

⑰

「卓犖」行直道者。④蘭陵，戰國楚邑，故城在今山東嶧縣。荀卿爲齊襄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⑤「班資」品秩。⑥「昌陽」卽菖蒲，久服延年。⑦「豨苓」一名豬苓，主滲泄。

暗示 這篇也是「設辭」和前篇的性質一樣，不過前篇是諷人的，這篇是自嘲的。

文章作法二 辭賦

中國文體之中，性質最複雜而關係方面最多的，莫過於賦，所以要講到史傳以外的其他各種文體，不能不先講明賦的源流和性質。

一 賦的起原

我們讀過詩教篇（第一冊第六第七兩課），已經知道一切文體都起原於詩，那末賦之直接由詩變出，自不待說。班固的兩都賦序就會簡捷說過：「賦者古詩之流也。」原來所謂詩的「六義」之中，風雅頌是詩的體類，比與賦是詩的體性（複習第一冊習作一），那末賦就不過是一種特別體性的詩而已。

這叫做「賦」的體性是怎麼樣的呢？文心雕龍詮賦篇解釋說：「賦者，鋪也；鋪，採摛文，體物寫志

也。」簡單說時，賦是一種專重描寫的詩。但因「體物」和「寫志」這兩件事有所偏重，這才生出詩和賦的差別來。詩重在寫志，所以詩大序簡直就說「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賦雖也要寫志，但不如體物的重要。這是賦和詩本質上的差別。

本質上既然分歧，當然跟着要發生體貌上的差別。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就是說明賦和詩在體貌上的主要分歧點。這樣的分歧是極自然的，因爲既要「體物」就不能不「鋪采摛文」，要「鋪采摛文」就不能不衍長詞句，詞句衍長了就只能「誦」而不能「歌」了。

從這兩個分歧點出發，賦就「與詩畫境」而由「六義附庸」的資格「蔚成大國」了。這就是「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並見詮賦篇）

二 賦的流別

賦既成爲一種獨立的文體，就向它自己的一條路上演進了。我們讀了涉江，弔屈原，登樓，蕪城這四篇，就可看出賦體演進的軌跡。涉江裏面已經含有「體物」（客觀描寫）的成份，（如第八段，）但都作爲主觀的印象寫出的，故「寫志」的成份仍舊從頭到底都存在。弔屈原賦雖然也是「自喻」

之辭，但表面上只是鋪寫屈原和屈原的時代，客觀性已比涉江多得多。在登樓賦裏客觀的描寫和主觀的抒情就已明白分得出，而且比例上也是描寫部分多得多了，如第一段只有最後兩句是「寫志」，第二段只有「悲舊鄉」數句是「寫志」，第三段首尾「寫志」，但中間大部分還是「體物」的。及到蕪城賦裏，則除最後一歌的最後一句是抒情之外，全篇都是「鋪采摛文」的客觀描寫。

同時，文章組織上由散到駢的演進也顯然可以看出。如涉江裏的描寫部分：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字數雖然整齊，內容却不對偶。在登樓賦裏如：

「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散野，黍稷盈疇。」

就駢偶化了。但這種駢偶化的描寫，還只居小部分，因為敘事部分和抒情部分都仍舊是散的。及到蕪城賦裏，那就差不多從頭到底都駢偶的了。

由這種內容上和形式上雙方演進的結果，就變出了下列各種不同的賦體：

短賦 這是雛形的賦。文心雕龍詮賦篇舉出兩個例：一是「鄭莊之賦大隧」原文（在左傳隱

元年）是：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又一是「士蔣之賦狐裘」原文（在左傳僖五年）是：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我們研究這兩個例的性質，其實只是一種抒情的小詩，當時所以稱爲賦，也許只因它們合於「不歌而誦」一個條件，所以詮賦篇也說它們是「雖合賦體，明而未融」的。

騷賦 以屈原的離騷得名，因其是楚音，故又稱爲「楚辭」。文心雕龍詮賦篇說：「賦也者，受命

於詩人，拓宇於楚辭。」就是說賦體到了騷，才開始獨立發展。辨騷篇說騷體是「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陳繹曾文體明辨也說：「屈平後出，本詩意爲騷，蓋兼六義而賦之意居多。」這都是指出騷體在賦體演進的過程中是一種承前啓後的過渡階段的形態，因爲騷賦在形貌和音調上雖與詩顯然有別，但仍以「寫志」爲主，不專事於「體物」的。

辭賦 這才是賦的正宗。漢書藝文志說：「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闕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我們稱「詩人之賦」爲騷賦，「辭人之賦」爲辭賦，分別就在後者減少了「寫志」的成分而端致力於「鋪采摛文」的「體物」功夫。例如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左思三都賦，王粲登樓賦，都屬此類。

駢賦 這是魏晉六朝賦的形態。松友述賦篇（見國粹學報）說：「左（思）陸（機）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跟着形態上的變化，內容上也有了變化。詮賦篇說：「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尙光大……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舍；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例如嵇康琴賦，潘岳笙賦，張華鷓鴣賦，鮑照蕪城賦，都屬此類。

律賦 是跟着律詩起來的一種賦體。松友述賦篇說：「自唐迄宋，以賦取士，創爲律賦，用便程式；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八韻之凡……然後銖量寸度，與帖括同科。」例如蔣防姮娥奔月賦，「以一升天中永棄塵俗爲韻」，白敏中息夫人不言賦，「以此人不言其志安在爲韻」，

都屬此類。

文賦 就是用散文方法作的賦。其體雖創於荀子的禮智等賦，而實到宋代方才完成。例如歐陽修秋聲賦，蘇軾赤壁賦，都屬此類。

三 準辭賦的諸雜文名稱

雜文之中有具賦的本質而不以賦名篇的。古文辭類纂序說：「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詩教篇說：「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我們現在可總稱這些「變體」的賦爲「準辭賦」。因了承襲模倣的關係，這種準辭賦的雜文獲得了下列諸名稱：

對問 任昉文章緣起註說：「詩云，『對揚王休。』書曰，『好問則裕。』蓋對問者，載主客之詞，以著其意者也。」例如宋玉對楚王問，莊辛說楚襄王。

解嘲

文章緣起註說：「嘲，相調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例如揚雄解嘲，韓愈進學解。

喻難

文章緣起有此體。詩教篇說：「難蜀父老，亦設問也。」

七

文章緣起註說：「七，對問之列，如楚辭七諫之流，後遂以七爲文之一體。」參看詩教篇下。

連珠

文章緣起註說：「其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辭，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漢代揚雄，班固，傅毅，蔡邕，均有此作。

又凡與辭賦雖不同源而却具有辭賦的體貌的（卽有韻的）一切文體，都可歸入辭賦之列，故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解釋詞賦一體就只說：「著作之有韻者。」依古文辭類纂的名稱，屬於此類的有下列兩體：

箴銘

古文辭類纂序已說明它的起原。徐師曾文章辨體說：「大抵箴銘頌贊，雖或均用韻語，而

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例如韓愈五箴（見初中第六冊選文），文心雕龍銘箴

篇說：「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吳

訥文體明辨說：「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其後作者寢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

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例如鮑照飛白書勢銘

（見初中第六冊選文。）

贊頌

文體明辨說：「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文心雕龍頌讚篇

說：「原夫頌惟典雅，文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惟織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又說：「贊者，明也。」……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文體明辨說：「贊有三體：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此外又有『傳贊』，如劉歆列女傳贊是也。」可知其中一部分實是批評文。（詳後「批評文」之說明。）

習題

試指出辭賦和其他各種文體的關係。

第四週

七 學記

禮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誨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

經辨志，④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⑤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⑥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①宵雅肄三，官其始也；②入學鼓篋，孫其業也；③夏楚二物，收其威也；④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⑤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⑥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⑦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⑧不學操縵，不能安弦；⑨不學博依，不能安詩；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⑪不興其藝，不能樂學。⑫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⑬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⑭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⑮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⑯使人不由其誠，教

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譬，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其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

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

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利；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作者

禮記，十三經之一。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

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鈔之，又得明堂陰陽記等……凡五種，

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

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但紀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否認馬融增益三篇之說，以爲「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注釋有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最流行；至明有陳澧集說，清有朱彬訓纂，於注疏多所補正。

注解

○「慮」，謀慮；「憲」，法式；「諛」，（ムニ）小也。言發謀慮，秉法式，求得善良之士而使

之，雖足以小有聞，而不足聳動衆聽。

①「體」親也；謂雖在遠方亦能親愛之。

②「允命，同說命，尙書

篇名。

④「典」常也；謂思念始終常在于學。

⑤上「學」字，尙書作「斆」，教也。教人然後知困，知

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

⑥「術」當爲「遂」，聲似之誤也。周禮：五百家

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

⑦「比年」每歲也；「中年」間歲也。

⑧「離經」經文之斷句；「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向也。

⑨「知類」知事類之比也。「強立」

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

⑩「記」謂舊人之記載。「蛾子」卽蟻子；「術」習也。言蟻

子時時學習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也。

⑪「皮弁」朝服。「祭菜」禮先

聖先師之菜，謂芹藻之屬。言當大學始立之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所以示學

者以敬道也。

⑫「宵雅」同小雅；「肆三」謂習其三章，卽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君臣宴樂相勞苦

之詩。「官其始」言以官勸其始也。

⑬「鼓篋」謂擊鼓誓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讀如

「遜」，猶恭順也。

⑭「夏楚」二木名，所以撲撻犯禮者。「收其威」謂示威儀之在己。⑮「禘」

大祭，在於夏，必先卜其日。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所以然者，蓋以優游學者之志，不欲急切

之故。④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丁寧告語，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存其心也。⑤言若學爲官則先教以

居官之事；若學爲士，則先喻以學士之志。⑥鄭注斷句原爲「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

居，學……」朱熹云，「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

『居學』如易之言『居業』，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游』、『息』之

類。」⑦「操縵」雜弄；言不習於雜弄，卽不能安於弦樂。⑧「博依」廣譬喻也；言不解譬喻之廣

泛應用，卽不能安於詩學。⑨「雜服」當作「雅服」；言不習雅服之用，卽不能安於禮。⑩「興」

敬也，卽喜也；言對於藝術不知興味，卽對於學問不感興趣。⑪「藏」謂懷抱之，「脩」謂習之；「息

焉」，「游焉」，謂以學問爲游息之所。⑫「敬孫」，敬道遜業也；「敏」，疾也，勵也；言學者敬道遜業，

務及時自勵，所學乃得有成。⑬「佔畢」，竹簡也；「呻」，吟也。⑭鄭注斷句原爲「多其訊，言及于

數，進而不顧其安」，今依吳幼清說改。「訊」與「諄」通，訓爲告。「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不待

學者之自悟而強語之。「及」，猶汲汲也；「數」，疾也，讀爲速。「及于數進」，猶言汲汲於求速進也。

（王引之說。）⑮「佛」，同「拂」，謂逆其性也。吳幼清說：「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

「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者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責於人者淺深莫辨，故曰「佛」。

⑤「隱」病也。（王念孫）「不知其益」謂若無益然。

⑥「刑」猶成也。

⑦「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

⑧「燕朋」謂私褻之友；「燕辟」謂私褻之談。（朱熹）「辟」同譬喻之譬。

⑨「開而弗達」謂開其端而不竟其說。

⑩「失於易」謂好問不思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

⑪「美惡」指資質才性而言。吳幼清說：「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淺深高下而喻之，不局於一途，所謂『博喻』也。」

⑫「庸」功也。

⑬言問者答者共相愛悅以得解。

⑭「從容」久意。

⑮「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

⑯謂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以待其後。

⑰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陶鑄金鐵以補治破器，皆令全好，故子弟仍能學爲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善爲弓之家使幹角撓屈，調和成弓，故子弟仍學取柳撓之成箕也。「始駕馬者」謂馬子始學駕車。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當驚奔。

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此三事皆喻積習非一日所成。

暗示 最後的「務本」兩字點出了這篇文的主旨。原來這文雖名為「記」，實則記述古代教育的只有第四第五兩段，其餘都是說明教學的基本原理，而尤其精微的是第六、七、八、九及十一、十二幾段。

八 勸學篇(節)

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①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②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③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

無禍。④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故不積跬⑤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千步；駑馬十駕，⑥功在不捨。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捨，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八跪⑦而二螯，非蚺螈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⑧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⑨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⑩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⑪故君子結於一也。……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⑫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⑬口耳之間則⑭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哉！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⑤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⑥ 問一而告二謂之囋，⑦ 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

學莫便乎近其人。⑧ 禮樂法而不說，⑨ 詩書故而不切，⑩ 春秋約而不速。⑪ 方
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⑫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
乎好其人，隆禮次之。⑬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
⑭ 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
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⑮ 不道⑯ 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
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
散⑰ 儒也。

問楛⑱ 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⑲ 勿與辯也。故必
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

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①此之謂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②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③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④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⑤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⑥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⑦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⑧君子貴其全也。

作者

荀子作者名況，字卿，戰國趙人。初仕齊，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

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失官，因家蘭陵，著書數萬言而卒。史記七十四有傳。其學以性爲惡，以善爲僞，故主崇禮而勸學。漢書藝文志載荀卿三十三篇，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

注解 ①「暴」音暴，乾也。②「干越」本作「于越」，今從王念孫讀書雜誌改。干越夷貉，四

者皆國名。干越卽吳越也。③見詩小雅小明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

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④言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

自無禍，故福莫長焉。⑤「躡」同跬，半步也。⑥此下當脫「則亦及之」一句。言駑馬十度引車，則

亦及騏驥之一躍。⑦「八跪」，「八」本作「六」，今依王念孫改。「跪」足也。⑧「冥冥」，「悟

惛」皆專默精誠之謂。⑨「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⑩「梧鼠」當爲「鼯鼠」之誤。

「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

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⑪見詩曹風尸鳩篇。言尸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

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⑫「端」

讀如「喘」。「喘」微言也。「蠕」微動也。㊶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塗說也。㊷「則」同

「財」纔也。㊸「禽犢」饋獻之物也。㊹「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㊺「嘖」多言也。㊻

「人」謂賢師。㊼謂禮樂但有大法而不曲說。㊽謂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㊾

謂春秋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㊿謂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

六經則不能然矣。㊽「經」讀爲「徑」，卽下文所謂「蹊徑」。言人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

次之。修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語意略與此同。（王念孫說。）㊾

「安」語助辭。「特」直也。「志」字上本有「識」字，今依王說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

詩書而已。㊿「詘」同屈。「頓」引也。言挈裘領者，屈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王說。）㊽

「道」由也。（王說。）㊾「散」謂不自檢束，按卽無定見之意。㊿「楛」惡也。㊽謂其氣色欲

與人爭者。㊾見詩小雅采芣篇。「姣」侮也；「舒」怠緩也。㊿「倫類不通」卽不能一貫之，觸類

而長之意。「仁義不一」謂不能專一於仁義。㊿出者與入者不同，卽所學與所用不能一致，則塗巷

之人也。㊿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㊿謂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爲

其人以居其道也。⑤「致好」極好也。⑥言耳目口之好之，與好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⑦「應」謂應物。⑧「亮」古與「廣」通。「廣」者，言地之全體。（王說。）

暗示 本篇倒數第二第三第四數段說明教學的方法和學記的要旨略同。最後一段就是「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幾句的注腳，而「爲其人以處之」一句尤其是全篇的精髓所在；明白了這一句，這才所謂「結於一」和「貴其全」的意思都可迎刃而解。

作文練習二

任作下列一題（在課室內）

- (一) 我的求學心得。
- (二) 讀死書和讀活書。
- (三) 學以致用論。
- (四) 惟毀學半說。
- (五) 安貧樂道新解。

第五週

九 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

嵇康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樸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

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容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樂矣。

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閤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况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

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是乎在也。

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路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

謫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眇，修揖讓則變偃，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于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④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于仁義哉？以自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

——嵇中散集

作者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尙魏宗室長樂亭主，除郎中拜中散大夫。景元二年，以答山濤書忤

司馬昭，尋以事誅。康好老莊之學，善談理，又能屬文，嘗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謂欲友其人於千載也。有集十五卷。傳在晉書四十九。

注解

①「抑引」，謂抑勒控引也。齊書孝義傳論：「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璋之

璞罕就。」①「理僞，」治僞也。②「蒸燭，」同蒸燭。「蒸，」麻中榦也，古人造燭用之。凡用麻榦，

葦，竹木爲燭，皆曰蒸燭。③列子說符：「齊有貧者，常乞食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

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

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張湛注：「此言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言物一處極地，分旣以定，則無復廉恥，

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

暗示 主非自然好學，與荀子性惡之說略同，但嵇康學本老莊，荀子闡揚儒術，故所得結論不同。

一〇 問辯

韓非子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

其者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

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

○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

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

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①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所以多文學也。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②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之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察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

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③，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④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

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作者

韓非，戰國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韓非子今本二十卷，有註，不知誰作。傳在史記六十三。

注解

①「接詐」謂應付詭詐。

②此「文學」泛指儒者之所業。五蠹篇所謂「離法者罪，而

諸先生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及「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皆是此意。③「殺，」

磨也。④卽五蠹篇所謂「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之意。⑤戰國時名家有公孫龍者，善爲堅

白異同之辯。「無厚，」無實也。

暗示 表面上雖是說明「辯」所由生，實際上却是切論「辯」之害國。在這一短篇文裏就可

看出法家的政治觀念了。

一一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以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

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生死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

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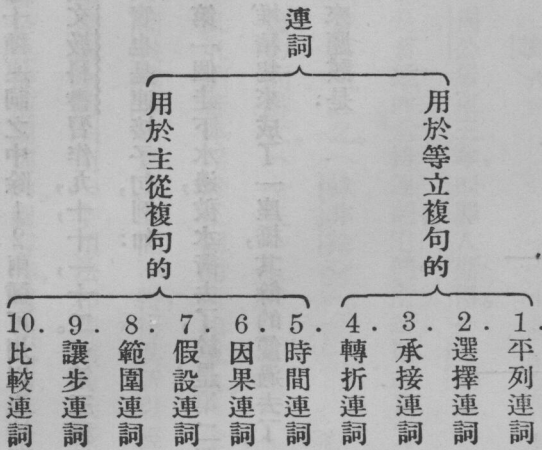
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

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

文中同詞異用及異詞同用的例比口語爲多。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一 遞接連詞和頂接連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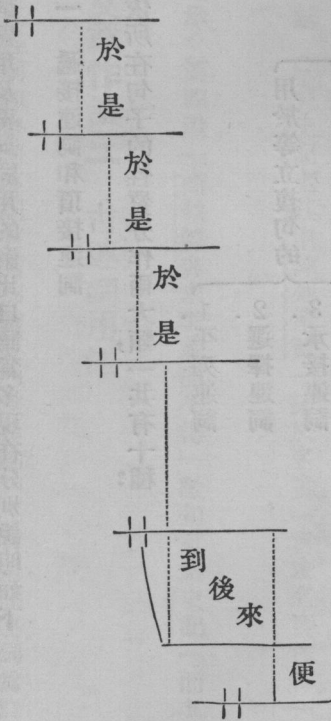
連詞可依所在句子的性質分作兩大類，一共有十種：



這十種連詞之中，除1、2、兩種可用以連接單詞外，其餘八種通常都是連接子句的。（覆習復興）
初中國文教科書習作九、十、十一、十二。第三種的承接連詞，有時用在省略的複句裏，初看似乎連接單詞，其實也是連接子句，例如：

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衝去了，於是第二個又來，於是第三個，於是第四個，到後來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座橋，其餘的便過去了。

圖解起來應該是：



在古文裏，這種承接句就有兩種不同的形式，其一如：

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大罪。（問辯）

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韓非

論）

周公居東三年，則罪人斯得。（金縢）

這是普通的承接連詞，它們所連接的是完全的或省略的兩個子句。還有一種形式，如：

嘗讀而思之。（韓非論）

盡力而排之。（全上）

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全上）

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全上）

這幾例中的「而」字，用法和普通的承接連詞不同，因爲它並不是連接兩個完全的或省略的子句，却是連接兩個詞的。圖解時，這種「而」字的位置和平列連詞一樣，如：



但意思却和平列連詞不同，因為「讀」和「思」兩個動詞所表的動作，顯然有先後的關係，不如平列連詞所連接的兩個詞那樣完全平列。因此，文法家會替這種連詞另立一類，叫做遞接連詞。

這種連詞是文言特有的，我們不能用一個適好相當的口語連詞去譯它。如上承接連詞諸例中的「則」字「斯」字，都可譯做「就」。又作為轉折連詞用的「而」字，如在——

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韓非論）

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全上）

兩例中的，都可譯做「但」或「却」，唯獨作為遞接連詞的「而」字沒有相當的口語可譯。

還有一種連詞也是文言所獨有而口語所無的，例如：

失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問辯）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韓非論）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蕪城賦）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典論論文）

從前人叫做「頂接虛字」的就是這種，就因這類連詞都有「更端續起」的意味。馬氏文通稱它爲「提起連詞」，楊樹達氏的高等國文法改稱「提挈連詞」，黎錦熙氏的國語文法則將這類連詞歸入承接連詞中的第二類。現在仍舊別立一類，叫做頂接連詞。

二 古文連詞相通假之例

古文連詞有一詞而兼數義的，已見上例，也有數詞互相通假的，舉例如下：

（一）同「與」義的諸連詞（平列連詞）

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墨子尙同）

賓入大川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禮記郊特牲）

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書康誥)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書大誥)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書多方)

旒維旟矣。(詩小雅無羊)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孟子公孫丑)

下)

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萬章上)

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書堯典)

公如大夫人。(儀禮鄉飲酒)

(二)同「或」義的諸連詞(選擇連詞)

旅王若公。(書召誥)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論語先進)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左傳哀公二十六年）

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墨子耕柱）

子以秦爲將救趙乎？其不乎？（國策韓策）

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全齊策）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柹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柹棬也？（孟子告子上）

君將攫之乎？亡其否歟？（呂氏春秋開春）

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乎？（國語越語）

（三）同「而」義的諸連詞（遞接連詞）

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禮記樂記）

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晏子春秋外篇）

見利如前，乘便而起。（鹽鐵論世務）

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易夬九三）

(四)同「則」義諸連詞(承接連詞)

與之地，即無地以給之。(國策韓策)

立跽泣沾襟，臥跽泣交頤。(賈子淮難)

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禮記大學)

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荀子臣道)

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墨子兼愛)

(五)同「若」義諸連詞(假設連詞)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詩小雅小旻)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左傳襄三十年)

即後之楚，願王殺之！(國策秦策)

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左傳定八年)

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見王，必掩口。（韓非子內儲說）

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國語晉語）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左傳成十六年）

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全上昭二十七年）

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相印乎？（史記蘇秦傳）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書盤庚）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左傳僖二十四年）

（六）同「雖」「縱」義諸連詞（讓步連詞）

唯毋欲與我同，將不可得也。（墨子尚同）

吾愛士，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吳越春秋）

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耶？（魏志高貴鄉公紀引漢晉春秋）

（七）同「如」義諸連詞（比較連詞）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離婁下）

習題

指出下列句中的連詞屬於何種：

（一）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二）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三）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

（四）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而未嘗有顯者來。

（五）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六）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七）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

（八）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事君如寇讎。

（九）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一〇)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

第六週

一一一 申法

蘇洵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

先生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

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細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

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鸞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雖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

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

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

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

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

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什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

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糶。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糶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

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

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糶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④津梁不呵。^⑤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

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輒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嘉祐集

作者

蘇洵，字明允，軾之父。嘉祐間與二子軾轍至京師，謁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

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王安石見其文，曰：「此戰國之文也。」宰相韓琦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後與姚闢同修禮書，成一百卷。卒年五十八。有嘉祐集十六卷。

注解

○謂尺之長短不齊，如人之十指然。○「糜金」，鍍金也。○「債」，同「鬻」，賣也。

④「譏」，責也。孟子公孫丑上「關市譏而不征」。⑤「呵」，亦責也。

暗示 這篇舉出五事為實例，說明法所以不行之故；從法之不「申」打到題中的「申」字。

一三 非命

墨子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不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④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⑤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

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④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

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⑤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其^⑥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⑦，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其^⑧力也。

然今執^⑨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以

若①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曰：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②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③。外之馭騁田獵，畢弋④。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⑤」不肖，吾聽治不强，一必曰「吾命固將失之。」

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⑥。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一必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⑦。此皆疑衆遇樸⑧。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

昔者曰：何書焉存⑨。禹之總德⑩。有之曰：「允不著⑪。惟天命不而葆⑫。既防凶心，

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⑬。」仲虺之告曰⑭：「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

下；^①帝式是增，^②用喪^③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④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曰：「惡乎君子？」^⑤天有顯德，其行甚章。^⑥爲鑑不遠，在彼殷王。^⑦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⑧上帝不順，祝降其喪。^⑨惟我有周，受之大商。」^⑩

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⑪將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脣眠也？^⑫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强必亂；強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

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拊布縵，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扞，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作者

墨子作者名翟，姓墨氏，生於魯。其居魯也，魯君問以禦齊之法，墨子教以尊天事鬼，愛利百

姓，交好隣國，舉國而從事於戰。楚惠王時，魯之巧人公輸般爲楚作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因

見楚王，陳非攻之義。楚王乃止不攻宋。其後楚魯陽文君欲攻鄭，墨子說而罷之；齊欲伐魯，墨子又說而

罷之。楚惠王欲以書社五里之地封墨子，墨子不受而去。越王以車五十乘迎墨子，請裂故吳之地五百

里封焉，墨子又辭不受。卒時約在周安王十餘年。孟子謂「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莊子謂「墨

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墨子書多非墨子自著，一部分爲弟子輯集，墨

子一生言行爲之，一部分則顯出後人僞託。隨書經籍志載其書十五卷，今本卷數同，篇數則僅存五十

三篇。注釋本以清孫詒讓墨子間詁爲最備。

注解

非命篇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原有三篇，此爲下篇。○「不」原作「必」，依

俞樾墨子平議改。「不可而」不可以也。「儀」準的也。③「運鈞」陶者所用之轉盤。「立朝夕」度東西也。謂置測景器於轉盤之上，欲以正東西而測朝夕，乃爲不可能之事也。④「有」字依畢沅經訓堂墨子註增。⑤「請」與「情」通實也。⑥「存乎」猶言「在於」。⑦「令問」同令聞善譽也。⑧「其」依下文增。⑨「功」治也。⑩「其」依上文增。⑪「執」原作「天」依萬曆本改。⑫「以若」原作「若以」依孫星衍說改。⑬「而」讀如「能」。⑭「辟」同「僻」邪僻也。⑮「毆」古「驅」字。「畢」以網掩雉兔也。「弋」以繩繫矢而射也。⑯「罷」同「疲」。⑰「親戚」父母也。⑱「必」原作「又」依上文改。⑲「作」創作運命之說也。「人」依畢校增。「術」同「述」。⑳「遇」本作「遲」依王念孫說改。「遇」與「愚」通言此有命之說皆足以疑衆愚朴。「朴」謂質朴之人。㉑「焉」於也；猶言「存於何書」。㉒「總德」逸書篇名。㉓「著」讀爲「若」。「允不若」信不順也。㉔「命」原作「民」依王景說改。「而」同「爾」。「葆」同「保」。㉕「旣」「无」之假字同「無」謂不自防止其凶心。㉖書篇名「告」卽「誥」。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㉗「布命」二字依上中兩篇增。言矯托天命，以布命於下民。

也。⑤「式」用也。「增」讀爲「憎」惡也。謂帝用是憎惡之也。⑥「喪」原作「爽」依上篇改。

⑦詐稱曰「矯」。謂本無所謂命，而彼乃強以爲有，故謂之「矯」也。⑧「曰」字上本有「於去

發」三字，依陳柱說刪。⑨「惡乎」猶言「何者」。⑩「有」與「右」通，祐也。言天祐助有明德

之人，其事甚彰著也。⑪殷王指紂。⑫「常」讀爲「尙」與「右」同義。「九有」九州也。⑬

「祝」斷也。謂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⑭「商」本作「帝」依莊陳校改。⑮「尙」

與「上」通。「皆無之」謂皆以命爲無也。⑯「喉」本作「唯」依王說改。「眠」「嚙」之略字，

與「吻」同，口邊也。⑰「怠」上本有「息」字，今依畢校刪。⑱「叔」與「菽」通。其上本有「升」

字，依王說刪。⑲「以」字依上文增。⑳「絲」本作「統」依畢校改。「捆」本作「捆」今改，義

同「細」。「繰」本作「縵」依王說改。㉑「雖毋」同「唯夫」。「蕡若」猶言「假如」。㉒「使」

從也。㉓「持養」本作「待養」依王說改，保養也。㉔「雖」同「唯」。「失」本作「共」依王

說改。「扞」同「損」。㉕「不可不強非」五字依王說增。「強」力也；謂有命之言，不可不力非之

也。

暗示「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一句，爲全篇精義所在。

作文練習二

任作下列一題（在課室內）

(一) 君子自強不息論。

(二) 徒法不能以自行說。

(三) 法治與人治。

(四) 說科學的人生觀。

第七週

一四 興說

黃永年

興一特立乎一世之謂興，創所未始有之謂興。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①後世道衰學絕，士莫有以豪傑自待；昧明矚^②聰，蒙頭局知，湣湣焚焚，詹詹懨懨；^③蟻蠊生死於囊盜；^④斥鷃翱翔；^⑤衣被土偶而病夫垂道也。真志不立，真氣不生，光嶽之靈至是而弗章，聖言至是而無用。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且夫木斲根弗茁，火絕膏弗揚，人才息其種，弗興。古之善興者，如春氣爭華，戰士鼓朝勇，夏雲漲天。興之道：一曰志，次曰氣，次曰才，次曰力。

何謂志？志也者，神明之所之，深而力，立萬物之表，而無形；行天潛淵，貫乎百世，上下而無紀極。不用之則荒散，用之則蔓；^⑥并用之則堅銳莫敵。越王句踐破吳，漢武取馬大宛，^⑦使移其精銳，用之於正道，鬼神且避其鋒，無弗成，無弗遂也。故志莫強於斷，然而緩所以用其銳，下所以增其高，虛所以防其盈，堅所以忍其苦，而要於成。

何謂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王氣蓋世，朱徽公豪氣蓋九州。^⑧故排危撐孤，非氣不立不固。性命之要眇，道德之崇閱，三才之博且奧，古今世變升

降經術事功文章之魁奇雄駿也。明之形之，函之，負之，緹之，填之，攝之，而星羅州次，經經緯緯而不可亂也；運之，鎔之，如宏魄行，如歐冶鑄，無有壅隔停滯也。若是者，氣一弗至，則頽敗萎蕪，如棟腐壤朽，不能支旦夕。礪鈍以英，立煥以剛，擴隘以覲，^⑨韜光以晦。黃河萬數千里，橫絕宇宙，洪崖立萬仞，俯臨邱垤，其氣然也。

昔者禹治水，天下崩潰四出，疑無所措手足，禹則一一有方略次第，以使之由於地中，行所無事，疏之，導之，淪之，排之，鑿之，決之，掘之，注之，入之，滙之，瀦之，陂之，故八年而功成。今百家紛綸，正道壅鬱，羣表眩指，亂俗橫流，攻讎戡定，剪榛棘，披雲霾，使天晶而日明，康衢出而四達，疏通條貫，皆必有方略次第，而後可不勞而理。故出嶮惟才。

如是而終以弗息之力，強弩之末不貫縞，^⑩行百里者半九十，^⑪爲山虧一匱，^⑫故又善持其終。

四者闕其一，未有能濟者也，而志爲基之。譬諸木，志植其本，氣茂其幹，才暢其

枝，發其華，力竣其實。本不植則幹枯，枝萎，華息，何有於實？故志定而蓬蓬然，勃勃然，如駿馬馳，如怒水決。如此，而氣張，而才駛，而力旺。蠹賊木，欲蝕志，輕鑠氣，雜耗才，惰砦力，故君子又防其弊。

嗚呼！大賢君子之不世出也久矣，道德之興也無冀也矣。循吾說而進之，其有起乎？

——清朝文錄

作者 黃永年，字靜山，號崧甫，清江西廣昌人。乾隆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常州知府，以直節忤總督去官。工詩古文，有黃靜山集。

注解 ①見孟子盡心上。 ②「矚」音机。揚子方言：「聾之甚者，秦晉之間謂之矚。」此處作

「塞」解。 ③「詹詹」多言貌。莊子齊物論：「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慊慊」同「厭厭。」詩小雅

南湛：「厭厭夜飲。」朱註：「安也，亦久也，蓋飲酒之久，將醉而有安詳之容也。」 ④「蟻蠓」細蟲，亦

作「蕤蒙。」史記司馬相如傳：「蕤蒙踴躍。」 ⑤見第一冊第三十課註十六。 ⑥「蔓」蔓衍，擴張

也。⑦大宛，故西域國名，在漢正西，匈奴西南，多善馬。漢武帝使人索馬於宛王，不與，乃拜李廣利爲將軍，率兵伐之，先後凡四歲始罷兵。⑧宋朱熹卒贈太師，封徽國公。⑨「覲」，「廉」之本字。⑩國策：「強努之末，不能穿魯縞。」⑪國策：「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難。」⑫書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匱」同「簣」。⑬「砦」通「殺」，音「曬」，減削也。

暗示 「志」、「氣」、「才」、「力」都是抽象的概念，文中多用譬喻形容，略近辭賦性質。

一五 釋風

龔自珍

古人之世儻然①而爲今世，今人之世儻然而爲後之世；旋轉簸盪而不已，萬狀而旡狀，萬形而旡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申焉，段借焉，爲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②爲昌闔不周明庶之風，③非本義矣。

客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

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倮蟲。④文積「虫」曰

「蟲」天地至頑也，得倮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倮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倮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矧虫之自爲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

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焉；謂天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虫。」^⑤莊周曰：「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日。」^⑥二者孰長？

告之曰：許之言則倒寘者也；莊之言則橫行^⑦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么虫^⑧萬億，晝夜齧人膚，膚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病死。是說也，予亦信之，要皆臣僕吾說。^⑨

作者 龔自珍，字璣人，號定盦，清浙江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出主揚州梅花書院，遇毒死。

其爲文沈浸於周秦諸子，而吸其精髓，矯平庸，尙艱澀，自成家數。有定盦集。

——定盦集

注解

①「儵然」速貌。「儵」音速。

②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又：侵淫谿

口，盛怒於土囊之口。」③「昌闔」同「閭闔」史記律書：「東方明庶風春分至，西方闔闔風秋分至，西北方不周風立冬至。」④「倮蟲」無羽毛鱗介蔽身之動物，即謂人類。家語：「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⑤許慎，字叔重，東漢汝南人，著說文解字十四篇，引句即從此出。⑥句見莊子秋水篇。「憐」愛尚之意。「夔」如龍，一足。「虻」即馬虻，多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明發於彼。⑦「橫行」謂從橫處說也。⑧「幺蟲」小蟲，即微生蟲也。⑨「臣僕吾說」言即以吾說爲主。暗示 這篇主旨在「天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故以許慎之言爲「倒寘」。這樣的文章，說理持論都不按尋常條貫，故可謂爲「非正式的議論文」就是小品文的一格。（參看初中第六冊習作十六。）

一六 辯似(節)

章學誠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皆不必善，而所言未有不托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焉。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⑤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必

則古昔稱先王。」④傳曰：「辭，達而已矣。」⑤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⑥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脩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⑦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

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

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之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所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覲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文史通義

作者 已見第一冊第六課

注解

①見論語公冶長。

②見易繫辭下。

③同上。

④見書畢命。

⑤見詩大雅生民板之篇。

⑥見禮曲禮上。⑦見論語衛靈公，亦見左傳。⑧見論語泰伯。⑨見陸機文賦。

暗示 這篇也是「非正式的議論文」，但和前篇比較，則性質不同；前篇以文辭勝，意旨隱約不甚可捉摸，這篇則意旨顯豁，有如談話。

文章作法四 論辨文

古文辭類纂序說論辨類「原於古之諸子」，其實諸子之文已是論辨文體發達到較高階段的形態了。要知道論辨文的真正起原，還得尋溯到諸子以前去。

一 論辨文的起原

文心雕龍論說篇說：「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精研一理者也。」又說：「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這所謂「精研一理」就是解釋的職務，「辨正然否」就是裁斷的職務。那末以本質而論，論辨文是包括現代作文法中所謂說明文和議論文兩種體裁而說的。（參看初中第三、四、五、六冊的習作課。）在普通的文體分類上，說明文可有「解」，「釋」，「義」，「辨」，「考」，「原」諸名稱，議論文可有「論」，「議」，「難」，「駁」，

「辨」諸名稱。但我們已經知道，辭賦類中也有以「解」名篇的，（例如進學解）也有以「難」名篇或具有辨難文的實質的，（例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揚雄答客難，及莊辛說楚襄王）那末論辨文之與辭賦有密切的關係，自不待說。

我們現在細考這兩種文體的關係，就知它們同樣是起原於詩，因為所謂「詩言志」的「志」原是包括情感和思辨兩種元素的。這兩種元素往往不能劃然的分開，所以就在詩裏，也已可看出這兩種元素畸輕畸重的形跡，例如第一冊裏讀過的無衣和民勞兩篇，就可明白看出前者偏重情感，後者偏重思辨。偏重情感的叫做抒情詩，偏重思辨的叫做說理詩或哲理詩。

後來詩變為賦，是由抒情詩一個系統發展而成的，但因體裁上的比較解放，賦就可容較多思辨的元素，故如涉江篇的第十段，以及「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和「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等部分，就分明是議論文了。

至於哲理詩一方面的發展，則第一步是和散文相合，而仍保存着詩的形式，這就成了最初階段的哲理文，例如書經中的洪範，以及訓誥的一部分，都仍舊有韻的。第二步是脫離了哲理詩的形貌而

散文化，這就成了格言式的哲理文，例如論語中的片斷文字。（文心雕龍說「論」的名稱始於論語，「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但論語之文也已經是論辨文體較發達的形態了。）從此再進一步，才由片斷的散文發展做有體系有組織的散文，所以說諸子之文已是論辨文體發達到較高階段的形態。

二 論辯文的流別

文心雕龍說：「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證文則與敍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亂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這是說明論體因功用不同而變出種種不同的名目，從流別的觀點上說是很對的。但這裏的「八名」並不能括盡論辨文體流變的類目，又其中「釋經」項下的傳注和「銓文」項下的敍引，依我們的分類法，是要歸入批評文類中去的。現在更依論辨類中歷來所包括的文體名稱，列舉如次：

論 專指文心雕龍所謂「辨正然否」的文字。關於本質上的特徵，文心雕龍說：「其義貴圓通，

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選文家又有再分細目的，如蕭統文選分爲「設論」、「史論」及「論」三目，姚鉉唐文粹依所論的題目分爲十九目，其實這樣的分法，是分不勝分的，現在只從題材上劃定一個界限，就是凡論普通事項的歸入這類，論文的歸入批評文類。

議 專指關於具體事項的建設的議論。（參看初中第六冊習作五及六。）文心雕龍不歸入「論說」，別有議對一篇，說：「周爰諮謀，是謂之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那末這是應用文的一體了。文體明辨也說：「昔管仲稱軒轅有明堂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蓋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若罷鹽鐵，擊匈奴，是已。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可見這種文體是起原於應用文的，但如韓愈的改葬服議，柳宗元的晉文公問守原議，就都不是應用文了。

辨 這是破壞的議論。（參看初中第六冊習作十一及十二。）文體明辨說：「按字書：辨，判別也。……漢以前，初無作者，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孟莊，蓋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

詞發之。」其實諸子之中多是這體的文字，如荀子的樂論，墨子的非樂，非命，不過不以「辨」名篇罷了。但用「辨」名篇的卻有兩體：其一是辨別事理然否的，如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辨，屬於這類；其一是考證真偽的，如同人的辨文子，辨鬼谷子，屬於批評文類。

難 亦是破壞的議論。其中有設詞辨難的，別名爲「設難」或「喻難」，應歸入辭賦類。論辨類中的「難」似「辨」而略有不同：「辨」主判別事理，「難」主推翻某一特定對手的意見，如難自然好學論。

駁 亦是破壞的議論。性質和「難」又略有不同：「難」主推翻特定的意見，「駁」主推翻特定的建設。換言之，「駁」是拿建設的議論做對象的，所以又稱「駁議」，如張柬之駁行三年之服議。但現在人對於意見或學說的辨難也稱爲「駁」，這就可稱爲「駁論」和「辨」。「難」沒有分別了。至於文心雕龍議對篇所說的漢代的駁議，那是雜議的意思，和後來的用法是不同的。

解或釋 本應是說明文的一種。文體明辨說：「釋，解也；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皙元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辭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

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即此二篇，亦可備一體矣。」現考蔡邕釋誨，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列入「設論」類，韓愈釋言，古文辭類纂列入「辭賦類」，都不是論辨文。以「解」名篇的，如韓愈的進學解亦應入辭賦類。其他如韓愈的獲麟解，王安石的復讎解，也不是純粹的說明文。那末這兩個類名不過虛有其名而已。

考 溯述事物原流的說明文，例如姚鼐的郡縣考。這裏應該知道有個分別：凡說明事物遷變的理由的，屬於論辨類；凡敘述事物沿革的事實的，屬於史傳類。又凡關於書籍或文體的考證，應歸入批評類。

原 性質同「考」，但注重事物的原始，亦以說理者為限，如韓愈的原道，黃宗羲的原君。

說 這是最複雜的一種文體，也有裁斷性質的議論文，也有解釋性質的說明文，又也可以是正式的議論文，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議論文。文心雕龍說：「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懌。」這是從

「說」字的語源上指出了「說」的本質。陸機文賦說：「說煒煌而譎誑，」指出了「說」體不如正式的議論文那樣有嚴謹的條貫。從此可知這種體裁應當是一種非正式的議論文，應當是一種居於

論辨文和抒情文之間的文體。古文中如韓愈的雜說，龔自珍的釋風，是其正體。在現代文體中，就是普通稱爲「散文」(Essay)的譯名)的那種文體。

此外還有「喻」、「言」、「語」、「旨」、「訣」等等文體的名稱，大都不外是非正式的說明文，不必逐一詳說了。

習題

試依據文心雕龍論說篇，議對篇，及古文辭類纂序，指出論辨文和其他一切文體的關係。

第八週

一七 模擬

史通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踪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

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

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⑤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⑥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⑦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⑧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⑨而干寶晉

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①之善政，同歸命^②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③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④，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五始」^⑤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⑥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是豈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⑦夫上不言立政

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昔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①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

哉！

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

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④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曰「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⑤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⑥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⑦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

敬道。①後敍殷鐵，則先著景仁。②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左氏與論語，有敍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③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④記「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將敍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言。⑤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⑥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敝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⑤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⑥袁山松^⑦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作者 作者劉知幾，字子玄，唐彭城人。弱冠擢進士第，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累遷至祕書監。開元初官至左散騎常侍，後坐事貶安州別駕，卒於官。事蹟具唐書五十七本傳。史通成於景龍四年，凡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蓋其官祕書書監時，與蕭至忠、宗楚客等爭論史事不合，故發憤而著書者也。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爲古代唯一有系統之史評。有清浦起龍作通釋最詳。

注解

①李叟，謂老子；列子之言，多本老子。

②漢揚雄作太玄經，模倣論語。

③符朗，卽苻朗，字

元達，堅之從兄，著苻子，亦老莊之流。（見晉載記。）

④後漢書范曄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

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

⑤譙周，字允南，三國蜀人，撰

古史考百餘篇。

⑥晉司馬氏，爲兵刑之官，在五行爲金，故「金行握紀」，卽司馬氏當權之意。文選陸

機宣猷堂詩註：「金者，晉之行也。」

⑦晉干寶，字今升，以才器召爲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二十卷。

⑧見左傳閔公二年。

⑨古時葛伯無道，商湯始征之，自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子！」

（書仲虺之誥。）

⑩「典午」卽「司馬」也，後人因稱晉朝爲典午。

⑪吳後主孫皓降晉，賜號爲

歸命侯。⑤春秋經隱公元年句。⑥孫盛字安國，隋時人，隋書經籍志載：「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

三十卷，並孫盛撰。」今其書已亡。⑦漢書王褒傳：「春秋法五始之要。」注：「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

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⑧吳均字叔祥，南北朝梁人，著齊春秋

三十卷。⑨漢書李陵傳：「昭帝……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立政曰：『請少卿

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字，」謂呼其字也。⑩此句及上句

並見韓非子五蠹篇。⑪在左傳桓十八年。⑫裴子野，梁時人，字幾原，曾祖松之續修宋史未成，子野

更撰爲宋略二十卷，今其書已不傳。⑬「徐湛，」二字衍。⑭在宣公二年。⑮「國僑，」當作「曰

僑。」⑯桓玄字敬道。⑰殷鐵，字景仁。⑱在桓公六年。⑲蕭方，梁武帝時人。⑳「睠言，」追敘

也。「睠」有回顧之義。㉑在昭公二十一年。㉒在宣公十二年。㉓昔葉公子高好龍，屋室雕文，畫

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

（見莊子逸篇。）㉔袁山松，晉扶樂人，歷官吳郡太守，著後漢書百篇。

暗示 指出，「貌同心異」和「貌異心同」爲史家模擬的兩途，也是「辨似」的一法。

一八 物色

文心雕龍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①陰律凝而丹鳥羞；^②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③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④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⑤鬱陶^⑥之心凝；天高氣清，^⑦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⑧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⑨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⑩「依依」盡楊柳之貌，^⑪「杲杲」爲出日之容，^⑫「漙漙」擬雨雪之狀，^⑬「喈喈」逐黃鳥之聲，^⑭「嚶嚶」學草蟲之韻，^⑮「皎日」^⑯「曄星」^⑰一言窮理，「參差」^⑱「沃若」^⑲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

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卽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作者 作者劉勰，字彥和，梁東莞莒人。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後出家爲沙門，改名

慧地，事蹟具南史七十二文學傳。文心雕龍爲吾國詩文評最早之專書，分二部：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論文章體製，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論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爲五十篇。有清黃叔琳所撰輯註。

注解 ①「玄駒」，「蟻也」；「步」，行也。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駒賁。」「賁」，走於地中也。

十二月陽氣生。②「丹鳥」，螢也。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註：「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食也。八月陰氣盛。」③「珪璋」，玉器之美者，以喻人品之高貴。「惠」與「慧」通。④楚辭招魂：「獻

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注：「獻，進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⑤楚辭九章：「滔滔

孟夏兮，草木莽莽。」註：「滔滔，盛陽貌。」⑥書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注：「鬱陶，憂思也。」⑦

楚辭九辯：「沈寥兮天高而氣清。」註：「秋天高朗，體清明也。」⑧楚辭九章：「霰雪紛其無垠兮。」

註：「霰，雨雪雜；垠，畔岸也。」⑨淮南子說山訓：「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⑩詩周南桃夭：「桃

之天天，灼灼其華。」傳：「灼灼，華之盛也。」①詩小雅采薇：「昔我往兮，楊柳依依。」「依依，」不舍貌。②詩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杲，」明貌。③「漣漣，」盛貌。詩小雅角弓：「雨雪漣漣，見暝日消。」④詩周南葛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⑤詩召南草蟲：「嘒嘒草蟲，趨趨阜螽。」⑥「皎」同「皦，」明也。詩王風大車：「謂予不信，有如皎日。」⑦「嘒，」微貌。詩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⑧「參差，」不齊也。詩周南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⑨「沃若，」茂盛貌。詩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⑩揚子法言吾子篇：「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⑪詩小雅裳裳者華：「裳裳者華，或黃或白。」⑫楚辭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⑬「皋壤，」肥沃之平原也。莊子知北遊：「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暗示 篇中說「因方借巧，卽勢會奇，善於適巧，雖舊彌新，」也就是「模擬」的要訣；說「情往似贈，興來如答，」形容「感物而動」四字極透澈。

作文練習四

任作下列一題（在課室內）

(一) 創作與模倣。

(二) 詩人與自然界。

(三) 初夏（小品文）。

(四) 蘇洵文似戰國之文說。

第九週

一九 詩譜序

鄭玄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①大庭②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③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④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⑤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④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⑤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⑥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⑦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⑧夷身失禮之後，⑨邳不尊賢。⑩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刦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⑪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

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毛詩正義

作者 鄭玄，字康成，後漢高密人。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後從師學經，所注有周

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等，凡百萬餘言。又作毛詩譜，國以譜別，詩次先後，於箋註之外，別爲總錄，凡二卷。書至北宋已亡，唐孔穎達正義割存其說，已非全文。此序見毛詩正義之首。傳在後漢書六十五。

注解 ①「上皇之世」謂伏羲時。伏羲乃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上皇。」一說：上皇爲上古，神農

以降爲中古。 ②大庭，神農之別號。 ③見書舜典。 ④商詩止有商頌，而無風雅。 ⑤此論周室不存

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言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孔疏。） ⑥公劉，

后稷之曾孫自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爲中葉「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

(孔) ⑦言唯周乃能堪天顧，代商受命也。⑧謂有明政，有安居。語出書泰誓。⑨言本而原之，其

頌乃由此風雅而來。⑩事見公羊傳莊四年。齊哀公爲紀侯所譜，受享於周，齊滅紀。⑪禮郊特牲：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⑫詩柏舟言仁而不遇，

是邨不尊賢也。⑬史記周本紀：「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

暗示 孔疏云：「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

故名譜也……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由這譜的例看，是以說明作品

和時代的關係爲主的，這原是批評文的一種重要體裁。

二〇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①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爲冉谿。或曰，

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①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②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谿。

愚谿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知者樂也；^③今是谿獨以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④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⑤睿而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

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柳州集

作者 已見第一册二十五課。

注解

① 灌水，在今湖南境，注入湘水。

② 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

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名之。』」

③ 「斷斷然」爭貌。

④ 論語雍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⑤ 論語公冶長：「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⑥ 論

語爲政：「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

暗示 序出作八愚詩之意，前有敘述，後有議論，在序跋體中可算是小品。

二二 讀李翱文①

歐陽修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

況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②歎一飽而無時爾；推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之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

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予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翔者，又皆疏遠與翱翔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歐陽文忠公集

作者 已見第一册二十一課。

注解

○李翱，字習之，唐西成紀人，爲韓愈之姪婿，與皇甫湜並傳愈之文。有李文公集十八卷。

○韓愈作感二鳥賦，末云：「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招悵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暗示 這文是一篇讀後感，雖不能算是正式的批評文，但着眼處在於文章的內容，卻是正當的批評方法。

文章作法五 批評文

從蕭統文選以後，選文家大都別立序跋文爲一類。經史百家雜鈔序解釋序跋文是「他人之著

作序述其意者。」這話不大確當，因為序跋文中也有自序其意的，如愚谿詩序。還有泛論文章的專著，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之類，性質和序跋文相近，卻不能歸入序跋類。所以現在推廣範圍，立爲批評文一類，將單篇的序跋文包括在裏面。

一 批評文的起原

文心雕龍沒有論序跋文的專篇，只將序跋文歸入論說類，也沒有明白指出這類文字的起原。古文辭類纂序指出序跋類的起原是孔子爲易所作的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等文字。但若拿全部的批評文來看，那末它的起原就可追溯到詩歌了。

文史通義詩話篇說：「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頌，其詩孔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啓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可見批評文的起原是很遠的。因爲如果撇開對象而論，批評的性質確實和論說沒有分別，那末批評文發展所經的階段，當然也不外論說文發展所經的階段。

單篇批評文的名稱，依經史百家雜鈔序所列舉，「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但是這些文體性質雖不盡同，卻不能代表批評文的流別。現在先給這些名稱一點解釋，以見性質差別的一斑。

序

文章辨體說：「爾雅曰：『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這種解說很欠強，倒不如簡單解作「序述作者之意，」還明白些。史通序例篇說：「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這解說很明白，不過序體的性質異常複雜，我們比較了詩譜序和愚谿詩序，就已可見一斑。又記序類中有敘事的序，告語類中有贈序的序，也不可不明。

後序 既有一序，別作一序之稱，或前未有序，後始補序之稱。性質和序沒有分別，不過要避免與

前序重複，且比較不正式。

引 文章緣起補註云：「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以己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題跋 這個名稱包括「題」、「跋」、「讀」、「書」等文體。文章辨體云：「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予嘗卽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疏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之行，則前躡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但文體明辨裏，分析得更明白：「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諦也；審諦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也。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題跋者，舉類以賅之也。其詞，攷古證今，釋疑訂謬焉；以簡勁爲主，故與序引不同。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然題跋書於後，而

題辭冠於前者，此又其辨也。」

此外有「評」有「述」有「例言」有「序錄」有「序略」有「表序」近代有「讀後感」有「編輯大意」諸名稱，都可望文見義，無待詳解。至於「傳」「注」「箋」「疏」則大都散附他書，獨立成篇者甚少。

三 批評文的流別

若以全部批評文的流別而論，則目錄學家先有「史評」與「詩文評」之分。關於前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史評類提要云：「春秋筆削，議而不辨，其後三傳異詞。史記自爲序贊，以著本旨，而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班固復異議焉，此史論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體，如劉知幾倪思諸書，非博覽羣書，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這裏面的「史論」一體，應歸入論辨類，唯有「考辨史體」的專書方是批評文。

關於後者，四庫全書總目集部詩文評類提要云：「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魏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棻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現在把這「五例」和序跋類的單篇著作綜合起來，可把批評文分做下列的六類：

批評文

(1) 解釋的批評——包括「傳」、「注」、「箋」、「疏」、「說」、「解」諸體。
例如易繫辭，說卦，詩毛傳。

(2) 論斷的批評——「即評文體之工拙」，「第作者之甲乙」，乃至「備陳法律」者。例如文心雕龍之後部及詩品。

(3) 歷史的批評——即「究文體之源流」，「溯作者之師承」，乃至「旁採故實」，「體兼說部」者。例如詩譜。

(4) 考證的批評——即所謂「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者。例如柳宗元辨文子，辨鬼谷子。

(5) 印象的批評——即所謂「感而有得」者。古文中曰「讀某」，曰「書某」，都屬此類。

(6) 提要的批評——即所謂「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之文。古文中

有「序略」，「序例」，「序錄」，諸體及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之類，都屬之。

此外如愚谿詩序之類，但述作者自己的感想，文兼敘述與議論二體，不能歸入以上六類，則可比之於論辨類中的小品文。

習題

指出典論論文，古文辭類纂序，詩教，辨似，模擬，物色，詩譜序，讀李翱文諸篇各應歸入何類，並言其故。

第十週

一一一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其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二者，

所以能不朽而存也。

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

間者，皆可悲也。

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文忠公集

注解

○徐無黨，東陽人，從修學古文辭，嘗爲修注五代史。皇祐中登進士第，爲郡教授以卒。○

論語先進：「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④同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⑤見二十課註六。

⑥論語公冶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

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暗示 前三段全是議論，就是「君子贈人以言」的「言」。到最後一段才說出作序之意。

二三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吾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昌黎先生集

注解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史記刺客列傳：「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

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

暗示

此文全篇實都「因有所感」而發，「所謂贈言」，不過是兩句「董生勉乎哉！」與前篇

全用議論者性質顯然不同。

二四 送別詩六首

李白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挂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煙霧。

送別

尋陽五溪水，○汾河直入巫山裏。勝境由來人共傳，君到南中自稱美。

送君別有八月秋，颯颯蘆花復益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

何處可爲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烏雀喧。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

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爲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

——李太白全集

作者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初隱岷山，天寶初至長安，

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明皇，詔供奉翰林。嘗爲樂章，明皇愛其才，欲官白，

輒爲楊貴妃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帛放還，乃浪跡江湖，終日沈飲。永王璘都督

江陵，辟爲僚佐。璘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會赦得還。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往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

召，而白已卒。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云。有集三十卷。傳在唐書二百一。

注解

①巫山介乎夔峽二州之間，峽有青溪，赤溪，綠蘿溪，滄茫溪，姜詩溪，爲峽之五溪。蓋謂別者

由尋陽上五溪而入巫山也。

②三輔黃圖：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

城門，亦曰青綺門。」

③高士傳：

「許由，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

④世說：

「謝公

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暗示 到了詩裏，贈人就不以「言」而以「情」了。

作文練習五

任作下列一題（在課室內）

（一）送同學赴外國留學（文）

（二）某君因貧中途休學，作詩送之。

（三）同學錄序。

（四）立言說。

（五）書文天祥正氣歌後。

(六)歐陽修讀李翱文讀後感。

第十一週

一二五 黃歇說秦昭王

國策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遂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獸相鬥，而鷲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

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

於齊，以絕從親之要。④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⑤成橋已北入燕。⑥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⑦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⑧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⑨楚燕之兵，雲翔⑩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⑪以臨仁，平邱。⑫小黃，濟陽，嬰城，⑬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⑭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⑯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一毀魏氏之威，⑰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⑱易曰：「狐濡其尾。」⑲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⑳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隧㉑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㉓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㉔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

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

詩云：「大武遠宅不涉。」^⑤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⑥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慮患^⑦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拆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⑧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海內滿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

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⑨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得爲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

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疆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

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注解 ①「至」猶極也。②「致」言取物置之物上。③「垂」邊陲。④「不接地」言不

與通。「要」約也。⑤成橋（音矯）秦人。「守」猶待也。⑥「入燕」謂已使燕入朝於秦。⑦

「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地予秦，秦使之出也。⑧「社」別本作「杜」塞也。⑨燕南燕，故城在

今河南延津縣東北。酸棗，在今河南延津縣。虛即殷墟，在今河南南陽縣北。桃人，即桃城，在今河南延津

縣北。⑩「楚燕之兵」以來援者言之。「雲翔」散也。⑪蒲，在今河北長垣縣蒲鄉。衍，在今河南鄭

縣北。首垣，在長垣縣東北。⑫仁，未詳。平邱，在今長垣縣西北。⑬小黃，在今河南陳留縣東北。濟陽故

城，在今河南蘭封縣東。「嬰城」猶言縈城，蓋二邑環兵自守。⑭濮，即衛地濮上。磨地，近濮。⑮「憚」

言可畏也。⑯「肥」猶厚。「誠」史記作「地」，猶道也。⑰言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持守也。

⑱見詩大雅蕩。⑲見易未濟卦。言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⑳榆次，

在今山西榆次縣，智伯敗於此。㉑干隧，吳地，即吳王夫差自剄處。㉒「沒」猶溺也。㉓艾陵，亭名，

在今山東萊蕪縣東北。㉔「三江」，婁江，東江，松江。「浦」，水濱，即干隧。㉕此是逸詩，言威武之大

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㉖此大雅巧言之詩。「躍躍」走也。「鼯」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

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①以盧惠，故卑辭。②「狐祥」，狐之爲妖者。③「陽」應作「水」。

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④「四國」，齊，趙，韓，魏也。「應」言以兵

從之，蓋躡秦也。⑤留，在今江蘇沛縣東南。方與，在今山東魚臺縣北。銍，在今安徽宿縣南。胡陵，在今江

蘇沛縣北。碭，今江蘇碭山縣。蕭，在今江蘇蕭縣西北。七地皆故宋邑。⑥言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

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攻也。⑦「葆」同「保」。⑧「詳」讀曰「佯」。⑨「注」猶屬。⑩

「詘」猶反。反令韓、魏歸爲帝之重於齊，言韓、魏皆彊，而齊尤甚。⑪言必服而誅。⑫許，許故城，在今

河南許昌縣東。鄆陵，在今河南鄆陵縣西南。上蔡，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召陵，在今河南鄆師縣東。「不

往來」言韓、魏不通也。⑬東西爲經。取齊右壤，則自西海至東海皆爲秦地，故曰「一經」。⑭「危

動」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劫之也。

暗示 理與情之外專說利害，正是戰國說士之談。

二六 樂毅報燕惠王書

國策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彊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於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順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鷓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注解

⊕史記樂毅傳：「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之沙邱之

亂，乃去趙適魏，聞燕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使客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假節於魏」謂假魏節使燕。「得察於燕」謂爲燕王所識察。①「最」當作「最」與「驟」同。②「淮北」「宋地」皆屬齊。前者近楚，故爲楚所欲；後者近魏，故爲魏所欲。③趙者許與燕結，復連楚魏，則四國合約矣。④回顧而反，言其速也。⑤史記作「隨先王而舉之濟上」言河北趙魏之兵皆隨先王至於濟水之上。⑥至齊之國都。⑦甯臺，燕臺名。元英，磨室，並燕宮名。大呂，齊鐘名。⑧薊邱，燕所都之地。汶篁，汶上竹也。汶，水名，在齊。「於」同「以」。⑨燕封毅爲昌國君。⑩齊自太公立國，至燕攻齊，約歷時八百年。⑪「順」，史記作「慎」。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順之。⑫「萌隸」同氓隸。⑬伍子胥本楚臣，楚平王滅其族，奔吳，佐吳王闔閭伐楚，破郢都，及闔閭死，夫差立，乃殺子胥，盛以鴟夷（草囊）而投之江。⑭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不化，猶爲波濤之神。⑮毀其君而自潔。

暗示 表明心跡之言，則又在情理、利害範圍之外。一切告語文的內容不外由這四種元素構成。

文章作法六 古形容詞用法

一 文言形容詞的特質

從詞彙的廣狹上說，文言和口語差別最大的詞類，要算形容詞。我們研究文言形容詞的詞彙所以比口語廣，大約有下列三個原因：

1. 隨所形容之物不同而生同訓異義字（參看初中第四冊習作四。）例如：

路透迤而修迴兮，川既漾而濟深。（登樓賦）

「修」與「漾」同是「長」義，因所形容之物一為「路」一為「川」，所以不同；若在口語，就同用一個「長」字。此外與「長」同訓異義的字還很多，如爾雅說：

「永」「兼」「引」「延」「融」「駿」「長也。」

邢昺疏說：

方言云：「施於衆長謂之永。」……方言云：「延，年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

可見得各詞是因所「施」而不同的。

2. 因互訓及通假而增多。例如說文云：

「長」久遠也。

爾雅互訓說：

「永」「悠」「迴」「逵」「達」「遐」「邇」「邊」「闊」「遠也」「永」「悠」「迴」「遠」「遐也。但是「悠」又通作「遙」；「迴」通作「洄」，又通作「負」；「達」通作「回」；「遐」通作「微」；「邊」省作「易」，又通作「湫」，通作「翟」；「湫」又省作「狄」；「闊」通作「越」；「羨」通作「漾」，又通作「養」；「引」通作「攷」；「融」通作「彤」；「駿」通作「峻」。於是，單是一個「長」字的意義就化出了差不多三十個字來，這種現象，雖然別的詞類也有，但都沒有形容詞裏這廢多。

3. 合成詞比其他詞類特別多。

合成詞就是由一個以上的單字連綴而成的詞，這是在任何詞類都有的。但在別的詞類，多數形似的合成詞實只是省略了連詞的單字，並不是真正的合成詞，例如：

修法令，順庶孽，施及乎萌隸。（樂毅報燕惠王書）

三個作賓語的名詞都不是真正的合成詞。至在形容詞裏，例如：

「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參差」「沃若」兩字窮形……於是嗟峨之類聚，蕤蕤之羣積矣。（物色）

才是真正的合成詞。這樣的合成形容詞在口語裏也不是沒有。但文言形容詞之所以豐富，分大部都在於這種合成詞，而且這種合成詞又是構成修辭學現象的一種重要因素，所以研究文言的形容詞應該首先研究這種合成形容詞的組織。

二 合成形容詞的種類

1. 疊字連綴 已見前物色篇引例。再舉例如下：

蕭蕭班馬鳴。（送友人）

颯颯蘆花復益愁。（送別）

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涉江）

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送徐無黨南歸序）

2. 雙聲連綴 由兩個同聲母的單字合成，例如：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送董邵南序）

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物色）

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登樓賦）

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慳惻。（全上）

3. 疊韻連綴 由兩個同韻母的單字合成。例如：

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旣漾而濟深。（全上）

崩榛塞路，崢嶸古墟。（蕪城賦）

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正氣歌）

帶長缺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涉江）

4. 同類字連綴 由兩個同訓字或同類字合成，例如：

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涉江）

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全上）

山峻高而散日兮，下幽晦以多雨。（全上）

才力雄富，士馬精妍。（蕪城賦）

5. 助字合綴 用一語後助詞（參看第一冊文章作法二之第三條）作語尾合綴而成。例如：

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正氣歌）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全上）

「參差」，「沃若」兩字窮形。（物色）

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全上）

三 形容詞的用法

文言形容詞的用法也和口語形容詞一樣，可分三種：（一）作爲附加語，（二）作爲述語，（三）作爲補足語。（複習初中第二冊習作十五）

飢鷹厲吻，寒鷗嚇雛；伏虢藏虎，乳血殮膚；崩榛塞路，崢嶸古墟；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燕城賦）

（附加語）

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進學解）（述語）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盡心下）（補足語）

但因文言文中的同動詞，非爲加重語氣，就都省略（複習第一冊文章作法六之第三條），所以文言形容詞用作補足語的比較少。

同動詞省略之後，作爲補足語的形容詞就都成了述語。在文言中，這種作爲述語的形容詞有下列三種特別用法：

1. 位置可以移到主語之前，例如：

稜稜霜氣，敕敕風威。（燕城賦）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詩周南桃夭）

2. 可用遞接連詞與動詞性的述語連合而成複述語，就使形容詞略具副詞的功用。（參看本冊

文章作法三及初中第三冊習作二。例如：

鍾儀幽而楚奏兮，莊烏顯而越吟。
（登樓賦）

「幽」和「楚奏」同是主語，「鍾儀」的述語，「顯」和「越吟」同是「莊烏」的述語，同類之例

甚多，如：

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同上）

上子句用兩形容詞作述語，下子句用兩動詞作述語。

3. 有時這種形容性述語和動詞性述語之間的遞接連詞被省略，那末這種作為述語的形容詞就居於副詞的地位，形似副詞，而實非副詞。例如：

無邊落木蕭蕭〔而〕下，不盡長江滾滾〔而〕來。
（杜甫登高）

「蕭蕭」形容「落木」，「滾滾」形容「長江」，都不是副詞。又如：

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
（送董邵南序）

「鬱鬱適茲土」是「鬱鬱以適茲土」之略，「鬱鬱」形容「董生」，不是副詞。

習題

試說明下列句中各形容詞的組織及用法：

- (一)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獫狁之所居。
- (二) 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
- (三)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
- (四)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 (五)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 (六)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
- (七) 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
- (八) 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
- (九) 孟子一書之言心言性，亦諄諄矣。
- (十) 烏知彼羽毛之族，非多求多冀，嘒嘒焉銜其所有，急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乎！

第十二週

二七 致明閣部史可法書

多爾袞

耶必山囉等

耳

頓便悼

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
○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

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
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
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
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
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
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
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

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④投鞭不足斷流耶？^⑤

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⑥儼爲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

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⑦統承禮物，帶礪山河，^⑧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⑨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

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①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

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②。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

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③敢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明唐桂二王本末

作者 多爾袞，清太祖十四子，世祖之叔。多智謀，勇略絕人，收察哈爾全部，以功封睿親王。世祖初

立年幼，多爾袞輔政，破李自成，定北京，迎世祖入關，攝行政事，封攝政王。卒於喀喇城，諡曰「忠」。

注解

①史可法，字憲之，明祥符人，崇禎進士。李自成破北京，清兵入關，福王卽位南京，可法任兵部尙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兵南下，城破，被執不屈死。明史有傳。多爾袞致此書於史可法，事在崇禎甲

申（卽清世祖順治元年）十月。①「介弟」指史可程。可程降於清，可法曾疏劾之。（參看初中第

五册梅花嶺記。）

②春秋公羊傳隱十一年：「冬十一月，公薨，何以不書葬？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

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不繫乎臣子也。」又莊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書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

卽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卽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④南史孔範傳：「隋伐陳，將濟江，羣官請爲備

防。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南北。虜軍豈能飛渡？」⑤晉書苻堅載記：「苻堅將攻晉，石越諫曰：

『晉有長江之險，未宜動師。』堅曰：『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⑥孟子萬章上：「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⑦書益稷：「虞賓在位。」虞賓，謂堯子丹朱。舜受堯之天下，待丹朱以賓禮。

⑧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⑨論語堯曰：「興滅國，繼

絕世。」⑩清封吳三桂爲平西王。⑪「築舍」猶「築室」。詩小雅旻：「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

於成。」⑫語見國語周語。

暗示 先責之以「春秋大義」，後恫之以利害，亦是議論文中所謂「誘導」之一體。（複習初

中第六册習作五及六。

二八 復多爾袞書

史可法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①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②。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苟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③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聞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④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

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⑤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

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枻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詔，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

號召忠義？紫陽綱目，^①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舊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

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

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⑨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全上課

注解

①指吳三桂。

②穀梁傳隱元年：「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③崇禎十七年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懷宗自經於南宮萬歲山之壽皇亭。

④論語憲問：「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注：「肆，陳尸也。」

⑤「今上」卽福王，號弘光帝，神宗之孫，福恭王常洵長子。

⑥「青宮」太子之

稱。神異經：「東方宮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⑦紫陽綱目卽朱熹所作之通鑑

綱目。紫陽，山名，在今安徽歙縣城南。熹父松讀書其中。後熹居崇安，榜其廳曰「紫陽書室」。後人因於歙縣建紫陽書院。⑧見書泰誓下。⑨左傳僖九年：「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

暗示 此書欲對方之不「以義始而以利終」詞雖正而力不足，精神只在表明自己欲「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之決心而已。

作文練習六

任作下列一題（在課室內）

- (一)代徐無黨答歐陽修贈序書。
- (二)代董邵南北上後報韓愈書。
- (三)代多爾袞再答史可法書。

第十三週

二九 賜南粵王趙佗書①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①棄外，奉北藩於代，^②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③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④

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⑤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⑥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⑦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⑧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⑨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故使賈^①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②五十衣，中褚三十衣，

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③

——漢書

作者 漢文帝名恆，高祖中子。初封代王，絳灌輩平諸呂之亂，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

注解 ①南粵王，姓趙名佗，真定人。秦時爲南海龍川令。二世時天下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

行尉事，教以絕關自備。佗因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賈令佗稱臣奉漢約。

高后臨朝之五年，春，佗自尊爲南粵武帝，攻長沙邊邑。文帝立二年，爲佗親塚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

祀，召其昆弟厚賜之，遣陸賈使南粵，賜之書。（詳見漢書九十五南粵王傳。） ②文帝爲高帝薄姬所

出。 ③「棄外」謂封之於外也。高帝十一年冬，破陳豨定代，立帝爲代王。代地在北，故曰「北藩」。

④「它姓子」指少帝。初，高后命惠帝后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及惠帝崩，遂卽位。

⑤高后崩，諸大臣謀立帝。代郡張武請帝無往。宋昌極陳迎立之故。至長安渭橋，太尉周勃跪上天子

符璽。帝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乃即帝位。（見本紀。）

名，在今河南林縣。①佗之昆弟在真定者求之，而兩將軍將兵擊南粵者罷之。②博陽侯即長沙兩

將軍之一。③言兩地毗連彼此相錯如犬牙者。④服領，山名，長沙南界。⑤即陸賈，楚人，以客從高

祖定天下，有口辯，嘗使南粵，招諭趙佗，拜大中大夫。所著書號新語，共十二篇。⑥「褚」以棉裝衣也。

⑦「隣國」謂東越及甌駱等。

暗示 這是古代的外交文件。措詞不亢不卑，和婉中卻見嚴正。

三〇 讓縣自明本志令

曹 操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

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

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⑤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⑥興舉義兵。^⑦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疆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⑧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⑨又袁術僭號於九江，^⑩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

及至袁紹據河北，^①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

又劉表自以爲宗室，^②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以極，意望已過矣。

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③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
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④
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⑤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

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斂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

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二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

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

湖未靜，^①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二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全三國文

作者 曹操，字孟德，譙人。少舉孝廉，爲郎。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迎獻帝，都許，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子不篡漢，追尊爲武帝。餘事見篇中各分註。

注解 ①帝年二十，舉孝廉，爲郎。（見三國志魏武帝本紀。） ②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

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③時，

中常侍張讓、曹節等專權，故操後徵還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④謂同歲舉孝廉者。 ⑤金城邊

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操爲典軍校尉。 ⑥董卓，獻帝時爲太師，弑少帝，鳩何

太后。後司徒王允與呂布密謀誘殺之。 ⑦操聞董卓之變，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⑧董卓

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操引兵西，將據成臯。陳留太守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

操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操爲流矢所中。時操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

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④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鮑信迎操，領兗州牧，擊黃

巾於壽張，東破之，受降卒三十餘萬。^⑤袁術字公路，獻帝時據壽春，領揚州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

高。」術自以名字應之，遂僭帝號。後術侵陳，操東征之。術聞操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堂、梁綱、樂就。

操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⑥袁紹，字本初，靈帝時爲佐軍校尉。董卓議廢立，紹不從，出奔冀州，

起兵討卓。後與曹操戰於河北，大敗，疾作而死。^⑦劉表字景升，獻帝時爲荊州刺史。曹操與袁紹相持

於官渡，紹求助於表。表許之而未往援。操既敗紹，遂自將征表。未至，表疽發背卒。子琮舉州降操。^⑧言

欲盡情言之，使人無復可言也。^⑨見論語泰伯。^⑩蒙恬大父騫，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騫子武，爲

秦裨將，攻楚，虜楚王。至恬已三世矣。^⑪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操卽嵩

子。^⑫建武元年，以操爲大將軍，封武平侯。武平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西。^⑬「三子」，不植、彰。^⑭

「四縣」卽武平、陽夏、拓、苦。陽夏，今河南太康縣。拓，故城在今河南柘城縣北。苦，在今河南鹿邑縣東。

^⑮時操新敗於赤壁，孫權據江東，劉備據荊州，故云。

暗示 所謂「本志」卽在「江湖未靜，不可讓位」八個字，而理由則在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

文章作法七 古文詞類之通假

凡詞，大都不止包含一個意義，因而也大都不止屬於一個詞類。不過每一個詞必都有一個或幾個通常的意義，所以也必都有它通常所屬的詞類。在新編的辭典中，已有將每個詞所屬的詞類明白標出的，如王雲五大辭典。

有時一個詞由它通常所屬的詞類轉作其他詞類（如由名詞轉作動詞，動詞轉作名詞）或轉作同類中別的一種（如由特有名詞轉作普通名詞，由內動詞轉作外動詞），這就叫做「詞類之通假」。例如「寡」字，通常是用作形容詞或名詞的，但在「寡人之妻」句中就用作外動詞了。

詞類之通假和「六書」中的所謂「轉注」「假借」不同。就拿「寡」字作例，說文：「寡，少也，从宀，从頻，分賦也，故爲少。」這是「寡」字的本義，即「語源義」，是作形容詞用的。轉注爲「鰥寡」之「寡」，就成名詞了。這兩個都是通常的意義。假借作「顧」，就成了動詞，例如禮記緇衣：「君子寡其言而行，以成其信。」但這是同聲相假，完全失掉本義的，所以和詞類的通假完全是兩件事。

詞類的通假是一種修辭學的現象，就是修辭格的一種，叫做「轉品格」。（參看陳望道修辭學）

發凡頁三四一——三四六。從前人叫這種修辭法爲「虛實」。曾國藩復李眉生書中說：

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

「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

「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

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

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

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作他音讀，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實用。如「步」行也；虛

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

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

「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

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卽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

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卽名曰「從」，如「荀伯

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

這裏所謂「實字」是指名詞，「虛字」是泛指名詞以外的其他詞類。現在我們有了文法的分類，就更可以把它們分得精密些。又這裏所舉的虛字實用諸例，大都還是文字學上的轉注的例，和實字虛用的諸例性質不同。現在我們完全用修辭學的觀點來說明詞類通假，那末如「林薄」「帷薄」諸例就不當作通假看了。

在口語中，這種詞類通假的用法也偶爾可以見到，例如：

劉老老……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這牀上了。（紅樓夢）

「朦朧」本是形容詞，這裏作動詞用，所以跟着助動詞「着」。但口語中這樣的用法終不如文言中來得普通。現在綜合文言文中的詞類通假，可以歸作四個系統，分別舉例如下：

一 名詞之通假

1. 假動詞：

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致史可法書）

行成於思毀於隨。（進學解）

夫易彰往而知來。（易繫辭）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下）

2. 假形容詞：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黃歇說秦昭王）

推弱以先彊，處小而禽大。（自明本志令）

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全上）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孟子告子）

3. 特有名詞假作普通名詞：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復多爾袞書）

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實育百萬，無所復售其勇矣。（仲長統昌言）

二 動詞之通假

1. 假名詞：例已見第一冊文章作法六，更舉例如次：

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致史可法書）

兵行在卽，可西可東。（全上）

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黃歇說秦昭王）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韓愈原道）

（以上假普通名詞）

周道衰，孔子歿，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全上）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全上）

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左傳定十年）

（以上假特有名詞）

2. 假代名詞：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之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太宗師）

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隋書楊伯聰傳）

3. 假形容詞例已見第一冊文章作法六，更舉例如次：

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賜南粵王趙佗書）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樂毅報燕惠王書）

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黃歇說秦昭王）

4. 由內動詞假作外動詞例已見第一冊文章作法六。

三 副詞之通假

1. 假名詞：

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自明本志令）

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樂毅報燕惠王書）

豕人立而啼。（左傳莊八年）

此特羣盜鼠竊狗偷。（史記叔孫通傳）

2. 假代名詞：

身蹈大戮，罪應萬死。（復多爾袞書）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
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漢書儒林傳）

3. 假形容詞：

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自明本志令）

其爲人也小有才。（孟子盡心下）

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史記游俠傳）

4. 假動詞：

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致史可法書）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漢書卜式傳）

勳欲慕古。（漢書食貨志）

習題

指出下列句中的通假詞類：

- (一)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 (二)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 (三)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 (四)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五)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 (六) 彼長而我長之。
- (七)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 (八) 復三令五申之。
- (九) 天下之士，雲合於漢。
- (十) 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

第十四週

三一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

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五 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

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

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人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

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

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若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④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⑤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⑥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⑦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⑧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

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畊矣。^⑨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⑩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

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①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②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

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⑤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

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④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⑤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取之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以天

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招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

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④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謏謏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

其道故也。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⑤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

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

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

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因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

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⑤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

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養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

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

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⑤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

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⑥夫官人

以世而不詳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
⑤ 朝廷固以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阻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
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
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常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
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
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
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
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⑥而爲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
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
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
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

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

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有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

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旣已不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任之又丕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國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⑤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⑥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損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

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⑤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⑥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

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爲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

言王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勑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

其勑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元）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勑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⑤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貞公⑥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貞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⑦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承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

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臨川集

作者

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擢進士第。仁宗時歐陽修薦爲諫官，辭。復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

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神宗時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號爲新法。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江陵府。八年復相，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判江甯府。明年封舒國公。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其文幽遠峭刻，後人列爲古文八大家之一。有臨川集一百卷。傳在宋史三百二十七。

注解 ①宋史本傳：「嘉祐三年，安石爲度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②見孟子

離婁上。③見孟子離婁上。④召南兔置篇之詩，言文王之時，賢才衆多，雖兔置之野人，而其才可用

也。「遐不作人」謂作育人才，不遺遐遠。⑤皆大雅棫樸之詩。「髦士」俊士也。⑥仲山甫，周宣王

之卿，輔佐宣王中興者。⑦大雅烝民之詩。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⑧小

雅采芑之詩。序云：「宣王南征也。」⑨孟子萬章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⑩同：「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⑪禮記

篇名。⑫書經篇名，武王誥殷人之辭。⑬「億醜」猶言億類。⑭「比周」猶親厚也。左傳文十八

年：「頑嚚不友，是與比周。」⑮見書舜典。⑯易繫辭下。⑰「守選」候補也。「待除」待拜官也。

「守闕」守官職之空位也。「通之」謂以此等期間平均計之。⑱見尚書酒誥。⑲漢書霍光傳：

「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注：「縣官，謂天子。」⑳宋禮部貢舉，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

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等科。「學究」謂學究一經或數經。「明法」謂明於法律之學。㉑見書秦

誓上。㉒唐制：一品至九品官各有正從，謂之「流內」。九品以外，別置九級，自勳品至九品，無正從，謂

之「流外」以其官卑猥，不得預於正品也。⑤「忱」誘也。⑥小雅小旻之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靡止」無禮也。「靡靡」無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所以欲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牽率以自濁敗。⑦張角，後漢末鉅鹿人，自稱天公將軍，傳教療病，因以作亂。後爲皇甫嵩所平。⑧黃巢，唐巢州人。僖宗時，王仙芝作亂，巢起兵應之。仙芝死，巢率衆攻掠河南、江西、福建、浙東、宣、歙、廣南、荆、襄諸州。乘勢取洛陽，破潼關，陷長安，稱齊帝。沙陀部長李克用起兵破之。巢爲部下所殺。⑨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慎子名）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⑩主父偃，

漢臨淄人，學短長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武帝時上書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著易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若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量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

（見漢書六十四主父偃傳。）

㊦大雅皇矣篇詩。「肆」疾也。「犯」突也。「忽」滅也。言文王伐崇，合兵疾往，殄滅而討伐之，四方服法畏威，無敢違拂其志也。

㊧封德彝，名倫，以字行，唐渤海人。太宗時累拜尚書右僕射。上常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魏徵，字玄成，唐曲城人。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其論治疏有云：「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拜太子太師，以疾卒於官。諡「文貞」。

㊩語見陳政事疏。

暗示 注意全篇之層次及論證法。

作文練習七

任作下列一題（在課室內）

- (一) 我對於現時中等教育的意見。
- (二) 教育與生活。
- (三) 人材與建設。
- (四) 上教育當局請爲無力升學之中等學校畢業生謀出路書。
- (五) 上本校校長請願改良圖書儀器設備書。

第十五週

三三一 祭王回深甫文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

維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吾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成子德，多吾不如。

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暗示 這篇以抒情爲質，告語爲體，是祭文之最純粹的。

——臨川集

三三三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

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昌黎先生集

暗示 這篇以議論與抒情糅合而成，性質近於騷體，可與弔屈原賦比較。

三四 湘君與湘夫人

楚辭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①沛②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④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薛荔帕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

大江兮揚靈。⑤

揚靈兮未極，女嬋娟兮爲余太息。④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隄側。
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⑤心不同兮媒勞，恩
不甚兮輕絕。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⑥
鼉騶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⑦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之杜若，將以遺兮下女。⑧
時不可以再得，聊逍遙兮容與。⑨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⑩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⑪烏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⑫
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⑬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⑭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聞佳人兮將召，余將騰駕兮偕逝。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菊⑤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⑥薜荔兮爲帷，擗蕙櫜兮旣張。⑦白玉兮爲鎮，⑧疏石蘭⑨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⑩

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⑪

捐余袂兮江中，遺予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⑫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⑬

作者

湘君與湘夫人皆九歌篇名。王逸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托之以諷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錯雜，而廣異義焉。」此說今人已有懷疑者。吾人細玩詞意，亦覺舊注解爲托以諷諫之處，確實十分牽強。唯其爲民間祠神之歌，則似不妨維持舊說，蓋祠神之歌固有演述所祠神之傳說或心理而爲之者，與

頌歌之鋪敘英雄事蹟，宴饗歌之陳說宴饗情形，正是一例。

注解

○湘君舊解作堯女舜妃，按與詞意不合。今以湘君湘夫人爲湘水之男女二神。閔亦如文

選淪注云：「湘君一篇，卽湘君召夫人者也；湘夫人一篇，則夫人答湘君者也。」今觀兩篇組織類似，且

兩相對稱，可知此說或是正解。殆當時湘水居民中所流行之傳說，以爲二神亦如牛郎織女之不易遇

合，故其祠歌中卽以此情表達之。○「君」指湘夫人。「要眇」好貌。言夫人所以夷猶不行，有人留之

於中洲耶，抑以修飾而故遲遲耶？○「沛」行貌。○此又一猜想，言其不來，其有所思而吹參差耶？

「參差」洞簫也。○「遭」轉也。「綢」袂胸。涔陽，浦名，在洞庭與大江之間。「揚靈」謂揚其光靈。

此言待之不至，則北至洞庭而迎之，遙望涔陽之極浦，似夫人之光靈已飛揚江上矣。○「未極」未

至也。「女嬋媛」指旁觀之女子。○水中無薜荔，木末無芙蓉，喻空待也。○「石瀨」喻已「飛龍」喻

夫人。「告余以不閒」揣想日後見面時夫人之托詞。○量同朝。「北渚」夫人所居之處。言迎之不

來，則逕往其居處，而所見者但屋上之鳥與堂下之水耳。○夫人旣不得見，而後不得已遺珉與佩於

水中以贈之，復采杜若以贈其下女，冀其上達。○此最後之轉念，言約會之時不可再得，則不如逍遙

容與而更待之。①「帝子」指湘君。夫人亦在北渚，待湘君而久望不至，但見嫋嫋秋風，洞庭木葉，故使子愁也。②「佳」指帝子。「夕張」陳設帷幄也。③此二句與前「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兩句語意相似，亦表頓覺失望之意。④「觀流水兮潺湲」與前「橫大江兮揚靈」句相對。⑤麋不食庭中，蛟不在水裔，喻遠望之空也。⑥「弔」古「播」字。⑦「罔」同網。⑧「擗」拊也；拊蕙以爲屋。「樓」音「繇」聯也。⑨「鎮」壓坐席者。⑩「疏」布陳也。「石蘭」香草。⑪此段皆設想築室水中之情景。⑫九嶷，山名。其山雲起，疑靈之來矣，其實真雲也。⑬靈旣不來，則亦唯有捐遺袂襟於江中耳。「遠者」謂人在遠處，假想以遺之爾。⑭此與湘君篇最後一句同意。

暗示 用象徵法反覆曲折寫出思念和失望的感情，和涉江篇的方法有一部分相似，只這兩篇的抒情更是純粹。

文章作法八 告語文

經史百家雜鈔序將古文辭類纂的「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四類合併作一門，稱

爲「告語門」並說明所以合併的理由是：

詔令類 上告下者。

奏議類 下告上者。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

這四種文體，都是應用文，（複習初中第六冊習作一）用「告語」一個名詞來包括它們，確實很便利。不過它們的起原是不一致的，所以仍得分開來講。

一 詔令類

詔令和奏議都是從前的官文書，本不能當作文學作品看的，但因我們從前的一切應用文都講究文字上的修飾，或因它時代相隔遠了，覺得有些古樸的趣味，可以當作文章讀，所以歷來的選文家都立這兩類。

關於詔令類的起原，古文辭類纂序裏已經說過，現在不必再說。講到流別，這類文章和別類有一

不同之點，就因它是應用文的一種，體製上雖然要跟着時代變化，以致生出種種的名稱來，實質上卻不大會有變化。若從文辭性質的變遷上看，古文辭類纂序裏曾有過幾句很扼要的話：「周之衰也，文誥就存……秦最無道，而文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這樣的變遷也不難說明。最古的如尚書的誥誓，所謂「意」者甚簡，而「辭」則因時代久遠而覺其古樸。西漢的詔令文所以獨絕，是因其「應用」的成分還不如後代純粹（其中往往包含感情的成分），而其「辭」則因其是「應用」之故，所以倒可擺脫辭賦的雕琢而近於自然。到了東漢，則「應用」的性質加多，而「辭」反愈趨雕琢，所以不如西漢了。此後政治現象日益複雜，應用文之應用的性質也勢必日益加純，就不能再有很好的文章出來了。這是詔令一類文字體性上變遷的大略。至於歷代名稱的不同，細說沒有多大用處，現在只消約略舉幾種說一下。

文心雕龍詔策篇說：「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允……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併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

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這些不同的名稱，都是因所用的事而不同的，就猶之現時的「公布令」、「委任令」、「訓令」、「指令」等等不同的名稱一般。

文體明辨說：「『詔』者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尙偶麗，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語，制敕，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

此外選文家收入此類的細目，尙有「卽位詔」、「遺詔」、「遺令」、「諭」、「書」、「璽書」、「御札」、「德音」、「口宣」、「策問」、「批答」、「教」、「冊文」、「謚冊」、「哀冊」、「赦文」、「檄」、「牒」、「符」、「九錫文」、「鐵券文」、「判」、「參評」、「考語」、「勸農文」、「約」、「榜」、「示」、「審單」等名目，都屬於現時所謂「下行公文」，儘可望文生訓，無用細說。

二 奏議類

這就相當於現時的「上行公文」。它的起原已見古文辭類纂序。這類文字的最初起原是口頭

的文心雕龍章表篇說：「堯咨四岳，舜命八元……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誠，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書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文體明辨說：「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又可知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然自秦有天下，以及漢孝惠，未聞有以書言事。至孝文廣開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亦非叔孫通之所定明矣。魏晉以下，「啓」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榜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其他篇目，更有八品：一曰「奏」，奏者進也；二曰「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亦得稱「疏」，故以附焉——三曰

「對」四曰「啓」啓者開也；五曰「狀」狀者陳也——狀有二體，散文儷語是也——六曰「劄子」，劄者刺也；七曰「封事」八曰「彈事」——各以類從而以「至言」冠於篇，以其無可附也。至於疏對，啓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於臣下私相對答之辭。

此外尚有「賀表」、「謝表」、「降表」、「遺表」、「摺」、「講義」、「謨」、「露布」、「駁議」、「諡議」等名稱。

三 書牘類

這一類的起原，據古文辭類纂序所指出，「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可見也是兼括口頭和書面的告語而言的。文心雕龍書記篇說：「書者，舒布其言，陳之簡牘，」故「書」是一切書面告語的總稱，其中因用途不同，自然分出許多名目。文心雕龍說：「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我們可先大別爲官文書和私人函牘兩種。前者相當於現時的「平行公牘」。文心雕龍說：「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宜詳……刺者，達也……事敍相達，若針之通結也。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其事也；

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梁佐丹鉛總錄引增韻說：「官府移文曰牒。」又引說文：「扎牒也。」又有「牋記」也是官文書。文心雕龍說：「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慄，簡而無傲。」性質與近代之「咨呈」相當。又有「檄」「移」，文心雕龍檄移篇說：「檄者，讞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則又屬於下行公牘。

屬於私人間的書面告語，則通稱「簡牘」。徐炬事物原始說：「書版曰牘，書竹曰簡。」又有「啓」，文心雕龍奏啓篇說：「啓者，開也。……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那末「啓」的起原本是上行公牘，現在卻是私人函牘的一種了。又有「帖」，是短簡之稱，晉人多爲之。

此外私人間的契據文件，雖不是告語的性質，也可歸入此類。文心雕龍書記篇說：「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

三 贈序類

古文辭類纂序裏已有扼要的說明。文章辨體引東萊說：「凡序，如贈送燕集等作，當隨事以序其實。」又說：「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近代通行「壽序」亦屬此類。贈序也有稱「引」稱「說」的，如蘇洵送石昌舍人北使引及仲兄文甫說。

四 哀祭類

古文辭類纂序裏已指出這類的起原。經史百家雜鈔序說這類文字是「人告鬼神者」那末它所包括的種類就很多了。分別開來說時，則人告鬼的有「哀弔」有「誄辭」。文心雕龍哀弔篇說：「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可見「哀」和「弔」的性質是不同的。屬於此類的諸名稱有「哀詞」、「哀策」、「哀頌」、「挽詞」、「弔文」等。又有「祭文」。文章緣起補註說：「祭文，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

寓哀痛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又有「悲文」，文章緣起註說：「傷痛之文也。有聲無淚曰悲。」「誄」則別是一體。文心雕龍誄碑篇說：「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

對神的告語則總稱爲「祝盟」。文體明辨說：「祝文者，饗神之辭也……考其大旨，實有六焉：一曰『告』，二曰『修』，三曰『祈』，四曰『報』，五曰『辟』，六曰『謁』，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其辭亦有散文儷語之別也。」文心雕龍祝盟篇說：「盟者，明也……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至如九歌，古文辭類纂將它歸入哀祭類，就是因它是對神的告語之故，但它並沒有告語的性質，不過是唱奏於神前之辭，故實際是戲曲的起原。

習題

(一) 試指出賈誼弔屈原賦與王安石祭王回深甫文兩篇在體性上的差別。

(二) 辨明樂毅報燕惠王書，多爾袞致史可法書，史可法復多爾袞書，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諸篇類體上及體製上的差別。

第十六週

三五 詞七首

竹枝

無名氏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漁父

張志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憶江南

溫庭筠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生查子

牛希濟

春山烟欲收，天澹稀星少。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

語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清平樂

前人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却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相見歡

前人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詞選及詞綜

作者

竹枝一首是唐代民歌，從前誤入劉禹錫集中。張志和，字子同，唐婺州金華人，肅宗時爲

翰林待詔，因事被貶，遂不復出仕。著有玄真子，因自號玄真子。溫庭筠，字飛卿，唐太原人，嘗官方城尉，再遷隋縣尉，卒。詩與李商隱齊名，爲晚唐大家，詞則「工於造語，極爲綺麗。」（胡仔茗溪漁隱叢話。）牛希濟，矯姪，五代時隴西人。在蜀爲御史中丞。後唐莊宗伐蜀，希濟降，官至雍州節度副使。李煜字重光，卽南唐後主。南唐亡，降宋，自言「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避暑漫抄。）胡適詞選說：「李煜是久處繁華安樂的人，在這種可慘的俘虜境地裏，禁不住有故國之思，發爲歌詞，多作悲哀之音。」

注解 ①「晴」字與「情」字雙關。 ②西塞山在今浙江吳興縣。

暗示 注意各詞的組織，試和五七言詩比較一下，看差別在那裏。

三六 詞四首

水調歌頭

蘇軾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

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東坡詞

水調歌頭

黃庭堅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枝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霓。祇恐花深裏，紅霧濕人衣。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謫仙何處？無人伴我白螺杯。我爲靈芝仙草，不爲朱唇丹臉，長嘯亦何爲？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

——山谷詞

聲聲慢

李清照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漱玉詞

水龍吟 過南澗雙溪樓

辛棄疾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燄；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闌卻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稼軒詞

作者

蘇軾，已見本冊十一課。黃庭堅，字魯直，宋分寧人，自號山谷老人。甯熙初除國子監教授，受知於蘇軾。元祐初召爲校書郎，以事謫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徽宗時起復監鄂州稅。後編隸宜州，卒。有山

谷詞。李清照事蹟已見第一冊三十四課。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宋濟南歷城人。生當南渡之際，官至湖南安撫使，改江西安撫使，被劾去官。居上饒三年，起復爲福建安撫使，又被劾乞歸。後帥浙六年，進寶謨閣待制，卒。有稼軒詞，悲壯激烈，稱詞中第一大家。

注解 ①元龍，漢末陳登字。許汜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見三國志陳登傳。）

暗示 注意各詞所表的情感並比較它們的體性。

作文練習八

任作下列一題：

(一) 試改憶江南一首爲七言詩；清平樂相見歡兩首爲五言詩。

(二) 取「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句意作新體詩一首。

(三) 取蘇軾水調歌頭意作散文詩一首。

第十七週

三七 曲小令四段

大德歌

關漢卿

雪粉華，舞梨花，再不見煙村四五家，密灑堪圖畫。看疎林噪雅，黃蘆掩映清江下，斜攪着釣魚艇。

壽陽曲 ①

馬致遠

人初靜，月正明，紗窗外玉梅斜映。玉梅笑人休弄影，月沉時一般孤另。

蟾宮曲 ② 夢中作

鄭光祖

半窗幽夢微茫，歌罷錢塘，賦罷高唐。③ 風入羅幃，爽入疎櫺，月照紗窗。縹緲見梨花淡粧，依稀聞蘭麝餘香，喚起思量，待不思量，怎不思量？

慶東原

白樸

暖日宜乘轎，春風宜試馬。恰寒食，有二百處秋千架。對人嬌杏花，撲人飛柳花，迎人笑桃花。來往畫船邊，招颺⑤青旗掛。

——陽春白雪

作者

關馬鄭白，爲元曲四大家。關漢卿，號己齋叟，元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貢於鄉，後爲太醫院尹。

著有戲曲六十三種，今僅存十三種。馬致遠，字東籬，大都人，嘗任江浙行省務官。著有雜劇十七種，散曲一百二十餘首，輯爲東籬樂府一卷。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卒葬西湖。著有雜劇十九種，散曲若干套。白樸，字太素，一字仁甫，號蘭谷，隴州人，後居真定。幼育於元好問，生長見聞，學問博覽。而遭亡國之痛，鬱鬱不樂，屏絕榮利。至元一統後，徙家金陵，縱情詩酒。著有天籟詞二卷。

注解

①原註：俗名落梅風。

②原註：俗名折桂令。

③古樂府有蘇小小歌，一名錢塘蘇小小歌。

④高唐賦，相傳宋玉作。

⑤「招颺」同「招展」。

暗示 四首都是寫景的，應與上課四首詞比較，看體性上有怎樣的的不同。

三八 曲散套一套 孤館雨留人

馬致遠

〔仙呂賞花時〕鞍雨區區山路遙，月暗星稀天欲曉，雲氣布荒郊。前途店少，僅堪避風雹。

〔么篇〕客店駸駸過幾朝，雨哨紗窗魂欲消。離故國路途遙。柴門靜悄，無意飲香醪。

〔賺煞〕聽林間寒雅噪，野店江村未曉。風刮得關山葉亂飄，料前村冷落漁樵。悶無聊，心內如燒；昏慘慘孤燈不住挑。濃雲漸消，月明斜照，送清香梅綻灞陵橋。

——東籬樂府

暗示 首尾都是抒情，卻如敘事之有層次，這就是套數的特色。

文章作法九 詞曲

詞源於詩，曲源於詞，都可說「附庸蔚爲大國」，正如古詩之演變爲辭賦一般，故關於詞曲的研
究應該離詩而獨立。

一 詞的起源和體製

詞又稱「詩餘」，這個名義就已分明指出詞的起源了。從形態上說，詞和詩的差別在前者用長短不齊的句子，後者用字數整齊的句子，故詞又稱「長短句」。要知道詩怎樣演變爲詞，就得先知道整齊的句子爲什麼要變爲長短句。關於這一點的說明，就是詞的起源的說明了。

說詞起源於詩，不如說起源於樂府更爲切當。因爲詩不都是可唱的，可唱的就稱樂府了。在中唐以前，可唱的樂府也還都是五言，六言，七言的近體詩，以後應着音樂上的要求，纔漸漸演變出不整齊的長短句來。但是音樂的要求爲什麼就會產生長短句呢？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最有力的是朱熹的「泛聲」說。他說：「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

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百四十。）

這種說明有個最大的缺點，就在詞裏也仍有泛聲，因而知道「逐一聲添個實字」的解說是不對的。胡適修正朱熹等人的說明如下：

「唐代的樂府歌詞先是和樂曲分離的：詩人自作律絕詩人，而樂工伶人譜爲樂歌。中唐以後，歌詞與樂曲漸漸接近；詩人取現成的樂曲，依其曲拍，作爲歌詞，遂成長短句。」（詞選附錄詞的起原。）

這樣依現成的曲拍作爲歌詞，就叫做「填詞」。但後來的填詞人不必都懂得曲拍，只能按現成歌詞的字數聲韻逐一照填，於是就和做律詩沒有分別，只有過多受一重字數聲韻上的限定罷了。

這些字數聲韻上的限定構成了所謂「詞律」，也猶律詩之有押韻和對句等等的限定一般。所謂詞的體製，就無非由這種詞律的限定和所依的曲調兩者所構成，現在簡單分析說明如下：

調名

詞本依樂譜而成，樂譜各有名稱，故詞卽以樂譜之名爲名，如竹枝、漁父、水調歌頭、聲聲慢

等，猶樂府之有陌上桑、戰城南等名稱一般。這些調名由逐漸積累而成，不是一時一人所創造，到了清

康熙朝的欽定詞譜所收，已共有八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〇六體。這許多的調名，從前的編詞家曾經依它們的字數多少來分類，如宋人所編草堂詩餘分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但後來人多已譏笑這種分類法的無謂了。至以調的長短而言，那末最長的和最短的確實相差得很遠；最短的是竹枝，只十四字，最長的是鶯啼序，二百四十字。

體段 詞有單調，雙疊，三疊，四疊之分。單調只有一段，故多爲小令，例如竹枝，漁父，憶江南。雙疊由相同的或不同的兩段構成；相同的如生查子和虞美人，不同的如清平樂，水龍吟，聲聲慢。又有後段只起頭和前段不同，其餘都相同的，這叫做換頭，例如相見歡，「是離愁」以下和前段同式，水調歌頭「人有悲歡離合」以下和前段同式。三疊，四疊就是由三段或四段構成的詞式，各段或同式或不同式。例如十二時，共一百三十字，第一段五十六字，第二第三兩段各三十七字，組織相同；鶯啼序共二百四十字，第一段四十九字，第二段五十一字，第三段七十一字，第四段六十九字。

格律 律詩各體有各體的定格，詞則各調有各調的定格。這種定格原爲合譜而生，後來人按詞本身的字數，平仄，句逗，韻式等等，定爲圖譜，名之爲「填詞圖譜」。例如漁父的譜是：

演的元素，那末更可追源到很遠了。現在我們說曲爲詞之變，是單就曲詞的體製而說，至於曲調和表演方面的研究，因與文學無關，故不在討論之例。

曲的種類並不是單純的，我們先可大別爲散曲和劇曲。任訥散曲概論說：「曲之單調名小令；合單調若干成套爲套數；一套或四五套而插以『科』與『白』者爲雜劇；如此再益至四五套以上則爲傳奇。」那末「散曲」就是「小令」和「套數」或「散套」的總稱，「劇曲」就是「雜劇」和「傳奇」的總稱。

散曲 別名「清曲」。無科白相聯貫謂之「散」，對有科白之劇曲而言，分「散套」與「小令」兩種。但亦有稱小令爲「散曲」的，則對套曲而言。

曲中的小令，指體製較爲短小者而言，與詞中所謂五十字以內的「小令」不同。又詞有單調，雙疊，三疊，四疊之分，曲則單調居多，雙疊已少，三疊四疊更少了。

曲的調名也與詞不同，這是來源的關係。王德驥曲律說：「詞之與曲，實分兩途。間有采入南北二曲者，北則於金而小令如醉落魄，點絳脣類，長調如滿江紅，沁園春類，皆仍其調而易其聲；於元而小令

如青玉案，搗練子類，長調如瑞鶴仙，賀新郎，滿庭芳，念奴嬌類，或稍易字句，或止用其名，而盡變其調。」至如大德歌，壽陽曲，蟾宮曲，慶東原類，就都是曲所專有而詞所無的調名。

用韻方面，曲和詞除分部不同外，還有個主要的差別，就在入聲可與平上去同押，例如「疾，」
「關，」「實，」可作平聲押入「齊微」韻。

「套數，」散曲概論說，「乃多曲相聯，而有首有尾者，因必以套計數，曰一套兩套等，故名。」作曲家有以若干小令連綴而成一套的，名之爲重頭。但套數和重頭不同，普通有三點：（一）套數至少須有二首同宮調之曲牌相聯；（二）有尾聲以示全套之樂已闕；及（三）全套首尾須是一韻，此層最爲重要。

劇曲 劇曲也是由多曲相聯成套的，但與散套不同。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說：「套數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與雜劇一折略同。但雜劇以代言爲事，而套數則以自敘爲事，此其所以異也。」但是套數中也有不是「自敘」而是「代言」的，例如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所載的漢高祖還鄉一套。那末劇曲和套數的分別只在一有科白，一無科白。

劇曲包括雜劇和傳奇兩種。雜劇的體製有下面幾個特色：（一）每劇普通由四折（即四個有科的套數）組合而成，其前或加一楔子。宋元戲曲史說：「案說文，楔，櫪也。今木工於兩木之間有不固處，則斫木扎入之，謂之楔子，亦謂之櫪。雜劇之楔子亦然。四折之外，意有未盡，則以楔子足之……或在折前，或在各折之間。」（二）每折之曲限於同一宮調，與散曲之套數同。（三）每折唱者只限一人。又除歌唱的曲詞之外，雜劇還包含動作和言語兩個成分。紀動作的叫做科，紀言語的叫賓白。「兩人相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那末一折之中，唱的人雖有限制，說賓白的人是無限制的。這樣，才能使得劇中的情節流動。

及至雜劇發展爲傳奇，這些限制方才都被解放。宋元戲曲史說：「元劇（即雜劇）大都限於四折，且每折限一宮調，又限一人唱，其律至嚴，不容踰越。故莊嚴雄肆，是其所長，而於曲折詳盡，猶其所短也。至除此限制，而一劇無一定之折數，一折（南戲中謂之一齣）無一定之宮調，且不獨以數色合唱一折，並有以數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則南戲（即傳奇）之一大進步，而不得不大書特書以表之者也。」

習題

(一) 試刪去三九及四〇兩課中的賓白，看所剩的成套清曲那一套的意思較爲連貫，因而判定較遠。

(二) 試就三九及四〇兩課中指出「莊嚴雄肆」的部分和「曲折詳盡」的部分。

第十八週

三九 趙氏孤兒第二折[⊖]

紀君祥

〔屠岸賈領卒子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某屠岸賈只爲公主[⊖]生下一個小的，喚做趙氏孤兒，我差下將軍韓厥把住府門，搜檢姦細，一面張掛榜文，若有掩藏趙氏孤兒，全家處斬，九族不留，怕那趙氏孤兒會飛上天去！怎麼這早晚，還不見送到孤兒，使我放心不下。令人與我門外覷者。〔卒子報科云〕

報元帥禍事到了也。〔屠岸賈云〕禍從何來？〔卒子云〕公主在府中將裙帶自縊而死，把府門的韓厥將軍也自刎身亡了也。③〔屠岸賈云〕韓厥爲何自刎了？必然走了趙氏孤兒。怎生是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如今不免詐傳靈公的命，把晉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與我拘攝將來，見一個，剝三劍，其中必然有趙氏孤兒，可不除了我這心腹之害。令人與我張掛榜文，着晉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拘攝到我帥府中來聽令，違者全家處斬，九族不留。〔詩云〕我拘攝盡晉國嬰孩，料孤兒沒處藏埋，一任他金枝玉葉，難逃我劍下之災。〔下〕〔正末扮公孫杵臼領家童上云〕老夫公孫杵臼是也。在晉靈公位下，爲中大夫之職。只因年紀高大，見屠岸賈專權，老夫掌不得王事，罷職歸農。苦莊三頃地，扶手一張鋤，住在這呂呂太平莊上。往常我夜眠斗帳聽寒角，如今斜倚柴門數雁行。倒大來悠哉也啊！〔唱〕

〔南呂一枝花〕兀的不屈沈殺大丈夫，損壞了真梁棟！被那些腌臢屠狗輩，欺負俺慷慨釣鰲翁。④正遇着不道的靈公，偏賊子加恩寵，着賢人受困窮。若不是急流中將腳步抽迴，險些兒鬧市裏把頭皮斷送。⑤⑥

〔梁州第七〕他，他，他在元帥府，揚威也那耀勇。我，我在太平莊，罷職歸農。再休想鸚鵡班豹尾①相隨從。他如今官高一品，位極三公，戶封八縣，祿享千鍾。見不平處，有眼如朦。聽呪罵處，有耳如聾。他，他只將那會諂諛的，着列鼎重裯；②害忠良的，便加官請俸；耗國家的，都敍爵論功。他，他只貪着目前受用，全不省爬的高來，可也跌的來腫！怎如俺守田園，學耕種，早跳出傷人餓虎叢，倒大來從容。

〔程嬰上云〕程嬰，你好慌也！小舍人，③你好險也！屠岸賈，你好狠也！我程嬰雖然擔着個死撞出城來，聞的那屠岸賈見說走了趙氏孤兒，要將晉國內半歲之下一月之上小孩兒每④都拘攝到元帥府裏，不問是孤兒不是孤兒，他一個個親手剝做三段。我將的這小舍人送他那廂去好？有了。我想呂呂太平莊上，公孫杵臼，他與趙盾是一殿之臣，最相交厚。他如今罷職歸農。那老宰輔是個忠直的人，那裏堪可掩藏。我如今來到莊上，就在這芭棚下放下這藥箱。小舍人，你且權時歇息咱，我見了公孫杵臼，便來看你。家童報復去，道有程嬰求見。〔家童報科云〕有程嬰在於門首。〔正末云〕道有請。〔家童云〕請進。〔正末見科云〕程嬰，你來有何事？〔程嬰云〕在下見老宰輔在這太平莊上，特來相訪。〔正末

云）自從我罷官之後，衆宰輔每好嗎？〔程嬰云〕噫！這不比老宰輔爲官時節，如今屠岸賈專權，較往常都不同了也。〔正末云〕也該着衆宰輔每勸諫勸諫。〔程嬰云〕老宰輔，這等賊臣，自古有之，便是那唐虞之世，也還有四凶哩。〔正末唱〕

〔隔尾〕你道是古來多被姦臣弄，便是聖世何嘗沒四凶？誰似這萬人恨，千人嫌，一人重；他不廉、不公、不孝、不忠，單只會把趙盾全家殺的個絕了種。

〔程嬰云〕老宰輔，幸的皇天有眼，趙氏還未絕種哩。〔正末云〕他家滿門良賤三百餘口，誅盡殺絕，便是駙馬，①也被三般朝典，②短刀自刎了，公主也將裙帶縊死了，還有什麼種在那裏？〔程嬰云〕那前項的事，老宰輔都己知道，不必說了。近日公主囚禁府中，生下一子，喚做孤兒，這不是趙家是那家的種？但恐屠岸賈得知，又要殺壞。若殺了這個小的，可不將趙家真絕了種也！〔正末云〕如今這孤兒卻在那裏？不知可有人救的出來嗎？〔程嬰云〕老宰輔既有這點見憐之意，在下敢不實說？公主臨亡時，將這孤兒交付與了程嬰，着好生照顧他，待到成人長大，與父母報讎雪恨。我程嬰抱的這孤兒出門，被韓厥將軍要拏的去，報與屠岸賈。是程嬰數說了一場，那韓厥將軍放我出了府門，自刎而亡。如今將

的這孤兒無處掩藏，我特來投奔老宰輔。我想宰輔與趙盾，原是一殿之臣，必然交厚，怎生可憐見救這
個孤兒咱！〔正末云〕那孤兒今在何處？〔程嬰云〕現在芭棚下哩。〔正末云〕休驚唬着孤兒，你快
抱的來。〔程嬰做取箱開看科云〕謝天地，小舍人還睡着哩。〔正末接科〕〔唱〕

〔牧羊關〕這孩兒未生時絕了親戚，懷着時滅了祖宗，便長成人，也則是少吉
多凶。他父親斬首在雲陽，他娘啊，囚在禁中。那裏是有血腥的白衣相，則是個無
思念的黑頭蟲。〔程嬰云〕趙氏一家，全靠着這小舍人，要他報讎哩。〔正末唱〕你道他是個
報父母的真男子，我道來則是個妨爺娘的小業種。

〔程嬰云〕老宰輔不知，那屠岸賈爲走了趙氏孤兒，晉國內小的，都拘攝將來，要傷害性命。老宰
輔，我如今將趙氏孤兒，偷藏在老宰輔跟前。一者報趙駙馬平日優待之恩，二者要救晉國小兒之命。念
程嬰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經滿月，待假妝做趙氏孤兒，等老宰輔告首與屠岸賈去，只說程嬰藏
着孤兒，把俺父子二人一處身死。老宰輔慢慢的擡舉的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讎，可不好也！〔正
末云〕程嬰，你多大年紀了？〔程嬰云〕在下四十五歲了。〔正末云〕這小的算着二十年啊，方報的

父母讎恨。你再着二十年也只是六十五歲。我再着二十年啊，可不九十歲了。其時存亡未知，怎麼還與趙家報的讎？程嬰，你肯捨的你孩兒，倒將來交付與我，你自首告屠岸賈處，說道太平莊上公孫杵臼，藏着趙氏孤兒。那屠岸賈領兵校來拏住，我和你親兒一處而死。你將的趙氏孤兒擡舉成人，與他父母報讎，方纔是個長策。〔程嬰云〕老宰輔，是則是，怎麼難爲的你！老宰輔，你則將我的孩兒假妝做趙氏孤兒，報與屠岸賈去，等俺父子二人一處而死吧。〔正末云〕程嬰，我一言已定，你再不必多疑了。〔唱〕

〔紅芍藥〕須二十年酬報的主人公，恁時節纔稱心胸，只怕我遲疾⑤死後一場空。〔程嬰云〕老宰輔，你精神還強健哩。〔正末唱〕我精神比往日難同，閃下這小孩童怎見功！你急切裏老不的形容，正好替趙家出力做先鋒。〔帶云〕程嬰，你只依着我便了。〔唱〕我委實的捱不徹暮鼓晨鐘。

〔程嬰云〕老宰輔，你好好在家，我程嬰不識進退，平白地將着這愁布袋連累你老宰輔，以此放心不下。〔正末云〕程嬰，你說那裏話，我是七十歲的人，死是常事，也不爭這早晚。〔唱〕

〔菩薩梁州〕向這傀儡棚⑥中鼓笛搬弄，只當做場短夢，猛回頭早老盡英雄。

有恩不報怎相逢，見義不爲非爲勇。〔程嬰云〕老宰輔既應承了，休要失信。〔正末唱〕言而無信，言何用！〔程嬰云〕老宰輔，你若存的趙氏孤兒，當名標青史，萬古流芳。〔正末唱〕也不索⊕
把咱來廝陪奉，大丈夫何愁一命終，況兼我白髮鬢鬆！

〔程嬰云〕老宰輔，還有一件，若是屠岸賈拏住老宰輔，你怎熬的這三推六問，少不得指攀我程嬰下來。俺父子兩個，死的分內，只可惜趙氏孤兒，終歸一死。可不把你老宰輔乾累⊕了也。〔正末云〕程嬰，你也說的是。我想那屠岸賈與趙駙馬啊，〔唱〕

〔三煞〕這兩家做下敵頭重，但要訪的孤兒有影蹤，必然把太平莊上兵圍擁，鐵桶般密不通風。〔云〕那屠岸賈拏住了我，高聲喝道，「老匹夫！豈不見三日前出下榜文，偏是你藏下趙氏孤兒，與俺作對，請波請波。」〔唱〕則說老匹夫請先入甕，⊕也須知榜揭處天都動。偏你這罷職歸田一老農，公然敢剔蝎撩蜂。⊕

〔二煞〕他把繡扒吊拷般般用，情節根由細細窮。那其間枯皮朽骨難禁痛，少不得從實攀供，可知道你個程嬰怕恐。〔帶云〕程嬰，你放心者。〔唱〕我從來一諾似千金

重，便將我送上刀山與劍峯，斷不做有始無終。

〔云〕程嬰，你則放心前去，擡舉的這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讎雪恨。老夫一死，何足道哉！〔唱〕

〔煞尾〕憑着趙家枝葉千年永，晉國山河百二雄，
顯耀英材統軍衆，威壓諸邦盡伏拱。徧拜公卿訴苦衷，禍難當初起下宮。
可憐三百口親丁飲劍鋒，剛留得孤苦伶仃一小童。
巴到今朝襲父封，提起冤讎淚如湧，要請甚旗牌下九重，早拏出姦臣帥府中，斷首分骸祭祖宗，九族全誅不寬縱。
恁時節，纔不負你冒死存孤報主公，便是我也甘心兒葬近要離路傍家。〔下〕

〔程嬰云〕事勢急了，我依舊將這孤兒抱的我家去，將我的孩兒送到太平莊上來。〔詩云〕甘將自己親生子，偷換他家趙氏孤。這本程嬰義分應該得，只可惜遺累公孫老夫。〔下〕

——元曲選

作者 紀君祥，一云紀天祥，元大都人，事蹟不詳。著有趙氏孤兒、驢皮記等五雜劇。

注解 ①此劇正名趙氏孤兒大報讎雜劇。其本事根據史記趙世家，惟略有出入：——晉景公

(成公子)時，趙盾卒，子朔嗣爲正卿，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屠岸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而爲司寇。將作難，謀於諸將。韓厥諫不聽，乃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嗣，朔死不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命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襦，匿山中，而令程嬰出首諸將，諸將遂搜杵臼與僞孤並殺之。程嬰卒與真孤俱匿山中，居十五年。後景公疾，卜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曰武)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程嬰竟自殺以

報杵曰：武爲服齊衰三年，春秋祀之。普通雜劇大抵四折，或加楔子。唯紀君祥此劇則有五折，又有楔子，是爲元劇變例。此第二折，單述公孫杵與程嬰計議存嬰一段。①趙朔妻爲成公姊，故稱公主。②此處與下「詐傳靈公的命」都和史記不合。③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五山焉……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後遂以「釣鼈」喻豪舉。④古時處決罪犯，必於熱鬧街市，所以儆衆。⑤趙德麟侯鯖錄：「杞人楊朴被召，其妻作詩送之云：『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⑥鶴，黃色鳳，行有序。「鶴班」猶言鶴行，喻朝官之行列。「豹尾」軍車名，軍正所乘。（見宋史輿服志）⑦家語：「累捆而坐，列鼎而食，」謂尊貴也。⑧宋元時稱貴顯子弟爲「舍人」，此指趙氏孤兒。⑨「每」同「們」。

⑩「駙馬」指趙朔。⑪「三般朝典」謂大臣有罪，賜帛，賜劍，賜藥，令其自盡。⑫唐李泌爲肅宗賓客，參與國事而不受職，嘗與帝同遊，人望見之曰：「衣黃者天子也，衣白者宰相也。」此言孤兒必不能起爲宰相。⑬「則」同「只」。「黑頭蟲」卽磕頭蟲。俗稱好睡者爲磕頭蟲。此言孤兒熟睡未醒，不知父母之仇。⑭「遲疾」猶言遲早。⑮「傀儡棚」謂傀儡戲之檯棚，喻人世。⑯「也不索」猶也。

不須。⊕「乾累」猶言白累。⊕通鑑：「或告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謂興曰：

『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可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如法具備，因起

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伏罪。⊕蜂蝎有毒，此言故意撩撥以致自傷。⊕史

記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註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百萬人也。

⊕「要離」春秋時刺客。吳公子光使之刺王僚子慶忌。要離詐負罪出奔，使吳戮其妻子，而見慶忌

於衛。旋至吳地，刺慶忌中要害。慶忌義之，使還吳以旌其忠。離至江陵，伏劍以報，葬蘇州閶門內。又後漢

書梁鴻傳：「梁鴻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旁。」

暗示 三煞二煞兩曲純用心理描寫，是劇曲的精采處。

四〇 牧羊記望鄉

無名氏

〔生〇上〕

〔引〇〕凝望眼，極目關山遙遠。思想君親腸斷。怎消忠孝怨，回首羝羊散亂，與

兩個野人爲伴。試把節毛來一看，表我君親面！

海水無邊無際，沙場無極無垠。無親無眷又無鄰，況又無家可奔！日裏無衣無食，夜間無被無衾。又無歷日記時辰，不知春夏來，那識秋冬盡！

〔忒忒令〕我只得告天，天苦伶望天，天與人做個方便！怎把我英雄來困倒？不
如那楚屈原，他抱忠魂，葬魚腹，也落得個話傳。喲，喲，喲，我又差了。那楚屈原因諫楚懷王不
從，自投汨羅江而死，我蘇武受漢朝三世厚恩，言聽計從，沒來由，比我則甚！且住。前日有一漁父來說，有漢
將李陵爲我而來，也被胡人拿住；後來單于又招他爲壻。未知真否？唉，豈有此理！那李將軍爲人最賢，
怎肯與外國爲姻眷？我想，這節事非爲別人之故，咄，多因是衛律那逆賊哄他爲不善！且
住。若是李陵在此，也該來看我纔是，爲何不來呢？是了，是了，莫不是害羞慚，爲降胡，難相見，因此
上不來到海邊？

〔內喊介○〕

〔沈醉東風〕我見見一簇人馬鬧喧，吓是了，莫不是衛律又來相勸？他若來時，呵，

我拼一命喪黃泉，誓無他怨！早難道意回心轉；爲君守節，爲親保全，何曾爲一身上苟延！

〔四小軍引小生③上〕

〔前腔〕蘇子卿別來數年，受盡了艱辛萬千。遙望草廬邊，見一人寒賤，免不得上前相見。〔合〕爲君守節，爲親保全，何曾爲一身上苟延！

迴避了。〔衆下小生〕哥哥在那裏？〔生〕兄弟在那裏？

〔哭相思〕怎知今日重相見，這冤苦向誰分辨！

〔生〕兄弟，你這般打扮，莫非走差了路頭麼？〔小生〕哥哥，一言難盡！〔生〕坐了講。〔小生〕哥哥聽稟！

〔生〕唔。〔小生〕

〔園林好〕從別後朝廷與兵五千……〔生〕與你五千人馬做什麼？〔小生〕到沙漠與

哥哥報冤。〔生〕生受你。〔小生〕不想道一身落殿。〔生〕如此說，你輸了吓？〔小生〕羞慚臉，怎生

言說將起，淚漣漣！

〔生〕那單于怎麼樣待你？〔小生〕

〔前腔〕那單于惜才重賢……〔生〕惜才重賢，敢是封了你什麼官職了？〔小生〕賜咱官委託將權。〔生〕看待如何？〔小生〕每日裏開筵設宴。〔生〕聞得招你爲婿，可有此事否？〔小生〕將花豔女縮良緣，因此上被利名牽。

〔生〕呀，你在此享榮華，受富貴，竟不想朝廷了麼？〔小生〕哥哥吓！

〔江兒水〕不想朝廷怒，將咱祖家遷。〔生〕你的兒女也不顧了？〔小生〕滿門兒女遭刑

憲。〔生〕你竟不想回去了麼？〔小生〕望巴巴有眼無由見，哭啼啼血淚空如霰。〔生〕哭也無用。

〔小生〕教我如何回轉？〔生〕你平昔孝義忠心那裏去了？〔小生〕把孝義忠心因此上將刀

割斷！

〔生〕今日到此何幹？

〔前腔〕聞說哥哥在，李陵常挂牽。〔生〕既然牽挂，何不早來見我？〔小生〕幾回要見無

由見。〔生〕要見何難？〔小生〕雁門關阻隔平生願。〔生〕今日來做什麼？〔小生〕請哥哥到望鄉

臺聊敘別離歡。〔生〕去做什麼？〔小生〕到那裏暢飲，何妨消遣？〔生〕我不去。〔小生〕休得推辭，看李陵平昔交情之面！

〔生〕這是我斷然不去的。〔小生〕

〔川撥掉〕休執戀，請前行，莫久延！論興衰貴賤由天，論興衰貴賤由天，歎滄海與桑田幾番變遷，把離愁且放寬。〔生〕這離愁怎放寬？我身似秋霜難苟延；我的忠心鐵石樣堅。〔小生〕請哥哥放下節旄！〔生〕李陵，若要我折節延年，若要我折節延年，也罷，拼一命，死在眼前？〔小生〕把離愁且放寬。〔生〕這離愁怎放寬？

〔尾聲〕〔生〕形孤影隻誰爲伴？忍餓耽飢北海邊。〔小生〕誰與我兄解倒懸？

哥哥，小弟此來非爲別事，只爲受降城外新築一臺，名曰望鄉臺，請哥哥到彼望南一拜，以表哥哥忠臣孝子之心。〔生〕既然如此，何不早說！若教我幹別的事，我斷然不去；若教我拜望家鄉，怎麼不去！

〔小生〕如此，哥哥請！〔生〕客邸思鄉切，家鄉未得歸。〔小生〕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臺。看酒。〔丑持酒上。小生〕

〔畫眉序〕同上望鄉臺，翠幙高張玳筵開。幸相逢知己，共倒金罍。臺下列珠履
瑤簪；座間擁姣娥粉黛。〔合〕這杯滿飲休辭醉，何妨暫展愁眉？

〔前腔〕〔生〕鯁生愧不才，歷盡艱辛受狼狽，對樽前歡笑，自覺含哀。吓，李陵，你叫我拜望家鄉，但不知在那一帶？〔小生〕望南一帶就是。〔生〕吓，望南一帶就是麼？〔小生〕正是。〔生〕呀，你看雲山滿目，煙樹模糊，這一帶就是我的家鄉了！阿呀，我那聖上吓！念聖主………吓，李陵，你在那裏做什麼？〔小生〕隨哥哥拜望家鄉。〔生〕吓，你既降順在此，那一搭就不是你的家鄉了！誰要你拜……我那聖上吓，念聖主闔闔憂懷！阿喲，我那親娘吓，歎慈母倚門凝待！〔合〕這杯滿飲休辭醉，何妨暫展愁眉？

〔小生〕哥哥，小弟有言告稟。〔生〕講。〔小生〕懷忠守節，雖義士之綱常；應變隨機，乃達人之權度。哥哥何故膠柱鼓瑟？〔生〕背義忘恩，實人臣之共恥；去順效逆，豈義士之所爲！我蘇武受漢朝三世厚恩，豈肯食胡地一粒之粟！我寧甘餓死，決不貪生！〔小生〕陵聞臣與君以義合，子與親以孝先。漢天子春秋高邁，臣或無罪而見殺。太夫人光景暮矣，卿婦必易志而他歸。獨有汝弟，存亡未可審也。今哥哥空死

窮荒之地，朝廷怎知義士之心？請自思之，無遺後悔！〔生〕朝廷未通音信，老母未知生死，忠孝實難全！

志〔小生〕哥哥，此非小弟之故，單于聞陵與哥哥交厚，故使來說，不想哥哥

〔鏗兒〕受盡了千磨百滅，一點丹心似鐵！我欲待勸哥哥降順，教我有口難說，思量起恁忠潔，好一似嚴霜皓月！這等看來，李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不可容也！我自歎嗟，徒意切；這羞慚滿面，悄他偷彈泪血！

〔前腔〕〔生〕李陵爲人臣子，當爲君親守節。我若是見義忘恩，肯與那盜賊無別！李陵，你教我去順他邦，我寧甘殞絕！我的意已決，和你從此別！李陵，我和你相交半世，不曉得我的性兒麼？我若貪圖榮貴，怎肯淪毡嚙雪！

〔小生〕小弟告別了，哥哥請自保重！你鐵石心腸不改操，含悲洒淚枉嗟吁！〔生〕一片赤心難盡說，那空中惟有天知李陵，你今後休來看我！〔生下。小生〕唉，羞死我也！〔下〕

——六十種曲

作者 這是明人所作傳奇，作者已無考。

注解 ①「生」飾蘇武。 ②「介」「同」「科」。 ③「小生」飾李陵。

暗示 參看第一冊蘇武傳及漢書李陵傳，指出作劇人憑想像描寫的地方有多少。又注意曲中對唱部分，這是元曲所無的。

作文練習九

試改望鄉一齣爲一短篇小說。